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九

吳汝綸字學甫安徽桐城人有詩文集

魯莊公納于糾論

矮枯說

孔叙仲文集序

趙忠毅公遺書後序

天演論序

安徽通志序

北遊紀略序

記寫本尚書後

再記寫本尚書後

讀韓非子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與楊伯衡論方刻二集書

一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八

與楊伯衡論卷序書

九

送蕭槩卿序

十

送張廉卿序

十

送李方伯序

十一

送陳伯平太守入覲序

十二

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十三

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畧

十三

合肥淮軍昭忠祠記

十五

銅官感舊園記

十六

姚公談菰園記

十七

章冠峯傳

十八

尹處士傳

十八

洪夫人傳

十九

李文忠公神道碑

十九

張翰雲墓碣銘

二十一

楊壽山先生墓誌銘

二十二

江安傅君墓表

二十三

國朝文匯丁集卷九

魯莊公納于糾論

吳汝綸

或問春秋載桓公薨於齊無知之亂莊公納于糾以定齊魯糾以明其可也曰齊襄公之死也公子糾奔於魯及齊人之殺無知也魯迎公子糾於魯迎而納之宜矣夫邾人之禍定人之亂立之君以鎮撫其國諸侯之義也曰然則仇可忘乎曰納糾之與復仇不相涉者也殺桓者齊諸兒也魯之仇仇諸兒非仇齊國莊公之罪在不能討襄而不在納糾為莊公者使當即位之初舉兵討齊殺諸兒以告先君之麻不勝則以死繼之義也今父骨未寒即為仇主昏又與之狩又與之伐衛而受其侮又與之圍郕八年之間往來不絕此則莊之忘仇也至於無知之亂齊人迎糾之時仇人則已死矣不共戴天之恨已無可雪矣而乃拒其迎立之請錮其當立之君樂其禍而幸其亂而以號於眾曰不忘父仇也仇在而釋其人仇死而危其國為可乎為不可乎且夫復仇者天下之大義也樂人之禍而幸人之亂者天下之大不義也欲伸大義於天下而犯大不義之事以行之君子固不為此此即直憤復仇之心猶必不肯乘人於禍亂之際而況忘仇如莊公者乃不責其無復仇之心而願其禍定亂之舉不亦悖乎故曰納糾與復仇不相涉者也曰忘仇之議蓋其納仇于也

仇在則仇其身。仇死則仇其子。不亦義乎。曰以糾為諸兒子者。先儒之臆說。其實信公子也。以為諸兒子。則魯可以不納。納之為志。仇以為信公子。則魯不可不納。不納為非義。考左氏載叔向之言。謂齊桓為衛姬之子。有亂於魯。而史記亦謂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是糾為信公子。無可疑也。自何休范甯之徒。始有親納仇子之說。而後儒牽和之。遂為諸兒子。要其說無所考證。不過因設梁序二公子出亡。蒙襄公之弒為言耳。是不知公子未賜族。即以公子氏也。且春秋傳之以公子氏者多矣。文承襄公。遂定為襄公子。若使突言公子。上無所蒙。當為誰何之子耶。夫即以糾為諸兒子。猶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況實為信公子。則仇諸兒不得并仇其先公。即不得并仇其先公之子。與其臣若民。而其禍不可以不卹。亂不可以不定。其理易明也。今執後人無所考證之說。而疑左氏司馬公明確之文。與叔向當時之所記。多見其惑也。然則莊公其知義乎。曰納糾。義也。莊公非知義者也。為莊公者。即位而討賊於齊。齊亂而又納糾。定之。則庶乎知義矣。

矮栝說

襄吾伯父手植矮栝一株。垂卅餘年。大且十圍。高不逾丈。樹故在墻以內。而適與墻并。吾父甚愛之。以名吾居。後經兵亂。項吾居栝柏十餘樹為一空。而是栝以勢不甚

高。又為塙所隱蔽。孑然獨存。前年吾叔父斧其下枝之輪囷者。又縱其上枝之萌蘖者。踰年而是枯。且高於塙丈餘矣。然以其故矮也。仍名之矮枯。而吾居猶曰矮枯居。夫以是枯之始高。不逾塙也。立乎塙以外。不知其十圍之大也。今則未至吾居。而是枯已顯然在人目矣。豈是枯也。前處其晦。而後乃自致於顯耶。將顯晦有時。而是枯適遭其會耶。抑亦屈辱既久。終不能自秘其奇者耶。雖然。枯之為物。固所謂勁直堅貞。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也。方其始之矮也。有使之屈焉者也。而其所以參天而拔地者。固在也。及其後之翹然而高也。又有使之伸焉者也。而其所以傲風霜凌冰雪者。亦自在也。顯晦屈伸之間。又奚足加損於豪末也哉。

孔叔仲文集序

往汝綸始入內閣。則聞曲阜孔叔仲先生於諸舍人中為最賢。會先生已東歸。願見而不可得。又後廿餘年。與先生之子厚甫同官直隸。乃得讀先生之書。蓋先生少師事李方伯。宗傳為桐城古文學。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郎中君最後出。其學亦最盛。由郎中君已上。師師相詔。更嬗遞引。鄉里之傳不絕。獨郎中君自少至老。常客游不家於鄉。其流風被天下。而桐城受業者。乃四五人而已。李方伯其一人也。郎中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為上元梅伯言。

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為文法。而是時相鄉曾文正公。尤以閎文繁衆望。其持論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賓客相通流。先生既傳業於李方伯。及入京師。則數與梅伯言。曾文正往來。其於姚氏之學。既沈漸而癖好之。嘗寄詩伯言。自說出桐城門下。用相矜寵。暇則從諸公為文酒之燕。見於詩集者。往往一會至數十人。今讀其詩。若承譽致於諸君子之側。而身從其游。與之馳驟。而先後之也。方梅曾在京師時。文章之士之趨歸之。相與講論姚氏之術。可謂盛哉。往年汝綸侍文正公時。公數數為余稱述姚氏之說。且曰。今天下動稱姚氏。顧真知姚氏之法者不多。背而馳者皆是也。汝綸竊自維。念辛生桐城。自少讀姚氏書。姚氏文與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侈大之者。而鄉里後生。卒鮮得其近似。聞公言。則瞿然而愧。今老矣。業不加進。無以逾侍文正公時。讀先生書。考其淵源所自。茫然不自知。鍼刺之在體也。

趙忠毅公遺書後序

王君蓋臣。令高邑。搜訪趙忠毅公遺書。得若干種。補綴殘遺。屬予識其事。予讀其書。大抵教授徒友之作。非欲流示後世者。獨所著文章。為可久。今王君所得文集。僅尺牘四卷。無他體。天啟中所上疏。及味藥齋遺筆。皆別行。不入集中。而詩歌。又伏不見。

蓋殘缺不完之本也。趙公文集廿四卷，載在明史藝文志，乃公沒後所輯錄。崇禎中刻者，蓋臣今所得。則萬曆時刻本，蓋公罷考功歸里時所著也。方是時，公與顧涇陽、鄒忠介三人者，皆負天下重望，皆以齟齬於世，退休卅餘載，授徒講學。若將終身，及泰昌天啟間，鄒公與公先後起用，顧公雖未出，其在林下，故亦以天下為己任。自今觀之，三公者，皆非能遺世枯槁者也。考其終，各有樹立，而公尤磊落俊偉，中奇禍，斥遷流離，應頂踵而不悔。豪傑之士，爭慕效之，遂成一代風俗。其於生死禍福，既已漠然無動於中，則其出處進退之間，夫亦豈漫然者。然使蚤知其後之獲禍如此之烈，其於君國，曾不能少補分毫，則雖公相之榮，徵聘之踵，屬而狎至，固將夷然而不屑以一眄也。以忠義為天下倡，特公之不幸耳。夫豈本志所及料者哉！士苟出而任天下之重，義不可以苟退，斯已耳。已退矣，則其審所自處者，宜何如也。

天演論序

嚴子幾道，既譯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論，以示汝綸，曰：為我序之。天演者，西國格物家言也。其學以天擇物競二義，綜萬彙之本原，考動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變遷，極深研乎質力聚散之幾，推極乎古今萬國盛衰興壞之由，而大歸以任天為治。赫胥氏起而盡變故說，以為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極乎天賦。

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後其國永存。而種族賴以不墜。是之謂與天爭勝。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趨。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其為書與蹟縱橫博涉。乎布厥竺乾斯多。鳴婆羅門釋迦諸學。審同析異。而取其衷。吾國之所創聞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則又以嚴子之雄於文。以為赫胥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導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尚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為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史。儼易為之。天行以闡。是皆所為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為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畧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謂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得西人書。率皆一幹而眾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弁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滄民智。莫善於譯書。

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為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為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於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願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智之滯。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為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願其文自為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駁駁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願不重耶。抑嚴子之詳是書。不惟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術其種族之訥。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情也。予又惑焉。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為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倒馳而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滯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歸天演之一義也歟。

安徽通志序

方志之作尚矣。網羅散佚。謀集舊聞。為史者資焉。故著錄家以入史部。然傳者蓋寡。

吾嘗考求鄉邦文獻。見前史有廬江七賢傳。訪其書不得。以為綿世既遠。及觀明史。列江南諸府志。今亦未之見也。獨宋羅願名有史才。其為新安志。頗自喜。而今尚存。餘無傳者。蓋不獨一方然也。漢之疆也。劉向言域分。朱贛條風俗。班氏資以為志。漢書行而向贛之說亡。蜀之啟土。楊戲陳術之徒。各著書論益部人物。陳氏資以為傳。三國志行而戲術之書亡。自是以來。言方志者。博矣。其見於晉隋唐史者。百不一二存焉。由宋迄明。十不一二存焉。是豈執簡之士。類非羅願者。徒歎意亦限於方隅。固不足以傳世而行遠與。安徽故無通志。國初江南左布政使寄治江寧。而巡撫以操江駐節池州。安徽不為行省。康熙中。巡撫還鎮安慶。又改江南左布政使為安徽布政使矣。而使司猶在江寧。逮乾隆間。始移司來治。故雍正七年。詔天下布政司纂修通志。而安徽猶以統於江南。不別為志。及道光初。長沙陶文毅公撫皖。乃創為之。洪秀全反。盜據安慶者九年。官私文籍。掃地盡矣。亂定數年。前中丞英公。方伯吳公。謀議於眾。遂疏請開局。招文學。續前志為書。經始於同治某年。而今中丞裕公。方伯紹公。繼為之。越幾年。為光緒三年。書成。增損舊文。附益新事。義例至為精密。信乎其具史才可傳以久者也。嘗用兵之後。并邑墟。人民流。文物聲明。不承其故。而撫拾殘遺。傳載盛美之為急。豈第以紀方隅之故實。為後世史官之要刪。夫亦誘進邦人使

咸有述也。安慶跨江淮為境。名山峻嶽。蘊蓄精英。人文之興。著自前史。入國朝。瑰人傑士。後先映蔚。經師若婺源江氏。休寧戴氏。文章若桐城方劉姚氏。皆所謂特立於一時。而不泯沒於後代者。其他名德碩望。入而闡修。出而經緯六合。不可勝紀。自先大夫治軍淮上。某因藉餘烈。賢偽景從。咸同之際。奇謀偉略之士。蹈百死而戡大難。載在國史。聲績懋焉。夫國家全盛。以儒術振拔於時。事變多故。則宏濟以武節。此皆非見稱說於一鄉。而徵倖於或傳或不傳之數者比也。士之恥為鄉人者。可慨然而興矣。

北遊紀畧序

桐城黃君良棟。所為北遊紀畧一卷。其自敘述少。因諸生遊太學。乾隆十七年。御試得官。及為縣績狀。被蜚語論罷。迹始末甚備。當是時。天下承平。仕進之途未雜。鴻儒鉅生。比肩朝列。而桐城大姓張氏。姚氏。用科目起家。在臺閣者同時至數十人。號為極盛。君獨以寒賤孤起。年且五十。徒步走三千里。入太學。求舉無媒。連之親於朝。無徒索姻。姪汲引於鄉。始至治醫自給耳。卒從太學諸生試文字。受高宗皇帝一日之知。遂釋褐著仕籍。斯以奇矣。及為縣令。亦城清通。決疑獄。檢簿悍卒。先後論劾。都司守備以下凡六人。政聲流聞。是時中朝于文襄公。最為知君。而桐城方恪敏公。

總督直隸尤重君能。既調武清。衆謂君且大用。迺卒。以給過使厨傳不辨。中謗議去官。烏乎。遇不過之際。夫豈人力所能為哉。君既罷。追為是紀。辭實事數。舉所為進退顯晦。屈伸之迹。一委於不可知之命。無幾。倣温憾閔於心。古之所謂知道者。君儻其人耶。始君在太學。為國子祭酒。親保所知。生監滿三年。祭酒疏請留君。副都御史雷公鉉曰。保留大典。期滿當御試。奏可。及試。詔問經史滯義。大臣監試者皆不能知。君則操紙筆立書。有若宿構。既進。上大奇賞之。已而諸公愕問。君曰。前吾未試時。偶涉獵及此耳。太學生御試入選。用知縣故事。無有自君始。蓋異數云。同治十三年。君早孫爾祉。以是紀示余。俾為之序。故序之。

記寫本尚書後

古尚書百篇。今存者廿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不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為傳載。萬世傳。九閔彌厚。土不敝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宗。興有以久大之也。楊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為渾渾爾。噩噩瀾瀾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偽篇。莫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於商於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敘論六藝。人曰書禮別其偽書之偽。蓋自此發。

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不及此。聖人者道與文故並至。下此則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放效而襲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我尤惜近儒者考辨偽篇論稍稍定矣。至論所謂渾渾者。虛虛者。瀨瀨者。詰屈而聳牙者。其淺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與漢迄秦穆。頗采文字。字異者著於篇。庶綴學之士有以考求楊韓之說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降。邱明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尚書抑遠矣。秦終區區區起邠荒。窮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率然躋千載上。視三代殆無媿色。我又以知帝王之文之於世於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再記寫本尚書後

自漢氏言尚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諱。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朝錯入中秘。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國與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具。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書言尚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議太常以尚書為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人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廿八篇。而廢棄其逸十

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朝錯所受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尚在。孔氏古文若廢棄。逸十六篇不講。而止傳伏氏所有廿八篇。則與朝錯所受書何以異。且又何以大遠乎今文也。今文自前漢時立學官。有祿利。學者習歐陽夏侯經。說之成市。而朝錯壁中書。僅乃能傳讀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師之所傳。感衰懸絕。乃如此。其於古文逸書。以不誦絕之。誠無足怪。若賈馬鄭諸儒。春誦歐陽。詆夏侯。不習博士經。不徇祿利。背時趨崇古學矣。乃亦不誦逸書。何歟。帝王之文。至難得也。遺秦焚不盡亡。伏氏少失焉。而復出於孔氏之堂壁。可謂至幸。是後雖微弱。猶尚絲聯經續。彌留四百年。而卒廢棄於諸儒崇古學者之手。自是以來。十六篇舍太史公所錄湯誥外。無復遺存者矣。此可為深惜者也。光緒某年某月桐城吳汝綸記。

讀韓非子

太史公傳周末諸子。皆不載所為書。以為世多有。故不論也。及為韓非傳。獨取說難著於篇。或曰。以非之智。而不自脫於秦。子長蓋深傷之。余謂不然。非之咎。在好持高論。實不能行其所言。而說難則本誦師說。非其自作。故肯弃尤甚。卒所以不能自脫者。其本不足也。非烏得為智士哉。當戰國之世。諸子紛紛著書于世。其言各有指要。及考其行事。往往不合。太史公病之。故於孫吳傳。見其義曰。能言者未必能行。然亦

未有言行相背如韓非之於說難者。非為說難。有曰。周澤未涸而語極。知者身危。又曰。辭言無所擊排。今非初見秦。遂愿諛謀。臣不忠。雖意主於存韓。而說則疏矣。至進退人才。尤不宜輕易干與。非一韓客耳。奈何沮姚賈上卿之封。此非說難所稱宋人壞牆之說耶。其卒不自脫。蓋其術有以取之。嗚呼。其亦不智甚矣。不然。秦王始見非書。恨不與遊。及非來。且欲大用。何為聽李斯姚賈一言。遽欲殺非哉。夫說難之指。類有智術者之言。由其道足以自全於亂世。固明哲保身之君子也。何非之所為如此。余嘗求其說不得。及讀孫卿非相篇。有所謂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云云者。然後深明其故。蓋非嘗受學孫卿。後雖大變其師之術。而猶按拾緒言。以自佐其論議。孫卿遺春申書。見於戰國策。今荀子無此篇。而非書有之。然則非書之本於孫卿者。蓋亦夥矣。說難之作。則其誦師說而為之者也。弟孫卿言。非乃就而行之。加詳密耳。然亦豈知言愈詳密而愈不能自用哉。非他篇多切究情狀。窮極事類。物態持論之高。當時李斯已自謂不及。然由說難推之。使非得志。亦必不能自行其言無疑也。嗚呼。此太史公所為獨著說難以見義歟。獨是非為說難。雖本誦師說。使不出而說秦人。亦未知其智術短淺如此。世之閉戶著書。以立言自期許。幸而身廢不用。無由自暴其短者。蓋亦不可勝道矣。若非者。其亦不幸矣夫。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淮南王諫伐閩越為漢計謀至忠懇而世輒以謀反少之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則審卿公孫宏構之而張湯尋端治之蓋寃獄也凡史所稱謀反反形未著而先事發覺受誅者事大半皆類此古無所謂謀反之律也公羊氏之說春秋乃曰人臣無將將而誅而商君治秦則有告姦之賞有匿姦不告姦之罪其卒也身生反誅車裂以殉曰無或如商鞅反者此亦足以明造法者之受禍烈矣乃自是以來有國者一徇商君之法不少改也漢興高祖用之以除韓彭元功之逼文帝用之以剪翦濟北淮南宗親骨肉之忌而淮南仍父子被惡名隕身失國太史公蓋尤傷之後之帝者開創則除功臣守成則忌骨肉而皆以謀反為主名五千載踵躡一轍是其尤可悲者也昔者嘗怪賈生以天下才自任既痛哭上言請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矣乃又欲廣梁淮陽封皇子以導迎人主忌兄弟信任已子之私心且逆慮易世而後當復忌兄弟信任已子如今日也故以為二世之利此真小人逢君之惡者之所為耳以此議法庸有當哉三淮南之封文帝徒以解慚固非本意賈生逆探其意而欲爭止之其說雖未行漢君臣自是固日日以白公子胥侍三淮南矣王安知之故以讀書鼓琴學養生之術自潤使天下眾知其懦柔無武節其可少安乃卒不能自脫吳楚之反之不

從亂至歸功國相所劫。蓋不待位被詣吏告變而識者知其不可以終日矣。此小山招隱之所為作也。悲夫。或曰。王安方以讀書鼓琴養生之術自潤。閩越用兵當取道淮南。安乃欲諫止其役。似恐漢知其國阨塞地利者不益中漢朝之志乎。曰。此國家利害不得顧己私。是乃安之所以為忠懇也。且武帝用兵決於英畧。無敢訟言諍論者。公孫宏諫伐匈奴。卒受難。自任過。司馬長卿欲諫開西南夷。亦不敢正言。而託諭於蜀父老。獨王安於閩越之舉。莊言切論。不少避忌。此其賢於長卿宏遠矣。用刻深之法聽護間之言。以自遂其忌刻之私。至於欲成而示之天下。雖臯陶聽之。亦以為不誣。而前事豫計者。且因以受遠見未萌之譽。宏湯不足論。吾獨論賈生申商之學之禍人才。傷國體。至於如此。而世且詫為奇才。羣晏然而莫之省也。

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伯衡足下。辱示與王孫池書。文氣疏暢。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者深也。前座上論文。盛推海峯。而在左袒望溪才弱之說。某竊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歸挑燈重展方劉二集。伏而讀之。竊意足下之盛推海峯者才耳。第海峯信以才鳴矣。望溪亦何嘗無才也。夫文章以氣為主。才由氣見者也。而要必由其學之淺深。以規其才之厚薄。學邃者其氣之深靜。使人饜飫之久。如與中正有德者處。故其文常醇以厚。而學淺

才。學之未至。則其氣亦稍自矜。縱驟而見之。即如珍羞好色。羅列目前。故其文常闕以肆。而才掩學。若昌黎所云先醇後肆者。蓋謂既醇之後。即縱所欲言。皆不失其為醇耳。非謂先能醇厚。而後始求闕肆也。今必以闕肆為宗。而謂醇厚之文。為才之不足。抑亦過矣。夫才由氣見者也。今之所謂才。非古之所謂才也。好馳騁之謂才。今之所謂氣。非古之所謂氣也。能縱橫之謂氣。以其能縱橫好馳騁者。求之古人。所為醇厚之文。無當也。即求之古人。所為闕肆者。亦無當也。然而資力所進。於闕肆之文。尚可一二幾其彷彿。至醇厚。則非極深遠之功。必不可到。然則望溪與海峯。斷可識已。大抵望溪之文。貫串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經。海峯之文。亦貫串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史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史。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而海峯近戰國策。於先漢則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峯近賈長沙。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而海峯近東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則望溪西漢之遺。而海峯宋人之流亞也。夫文章之道。絢爛之後。歸於老確。望溪老確矣。海峯猶絢爛也。意望溪初必能為海峯之闕肆。其後學愈精。才愈老。而氣愈厚。遂成為望溪之文。海峯亦欲為望溪之醇厚。然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為海峯之文。某所得於望溪海峯之文者如此。以足下留心。

於古人之文也。故叙而陳之。倘有所尚論。更毋敢爲。幸甚。某再拜。

與楊伯衡論卷耳序書

前聆尊論。謂詩卷耳序云。后妃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而歸本於后妃之志。通明無礙。集傳定爲后妃懷文王之詞。何意。愚按古序止云。后妃之志。毛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善傳會左氏傳。以牽合序意。續序不明序意。但申毛解。增入又當輔佐君子云云。鄭孔輩不知古序續序。非出一手。竟似毛公據續序作傳。春而古序之意。以晦考。朱子初說亦從毛氏。後作集傳。始改從今說。後儒以爲朱子之新論。而不知其實本古序之意。而發明其旨者也。小序辨說云。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衆說。論最精覈。今謂續序者不敢疑議。率謂其說本左氏傳。豈左氏傳本有所謂后妃輔佐君子云云者哉。明堂坊偽子育傳申培詩說解此詩。并云。文王遣使求賢。閱其行役之難。而勞之以詩。竊意此依左氏爲說者也。今以豐坊之說解左氏。以集傳解古序。以續序解毛傳。而諸說燦若列眉矣。第毛氏之說。不惟重失序旨。揆之詩亦大相刺謬。嗟我懷人。其言之親暱。非后妃所施於使臣。辨說中論之甚詳。且后妃職內事。理陰教。安得與聞官人膏勞之事。後儒知其說不可通。從而爲之辭曰。后妃正小君之位。將以助成王化。則官人膏勞之事。亦深宮所宜徵。戒此說於

古序志字亦似有合。不知后妃所以助成王化者。不過內事治。陰教章。無阻其刑。寸之化。以成其正家之休。而治國平天下。舉基此耳。非必與謀朝政。履慮臣工。而後始為助成王化也。即如其說。可以解序之所謂志。而終無以解詩之所謂我。此緣篤信毛氏舍經就傳。委曲求全。害辭害義。而不自知者。足下願奉為不刊之論乎。且後儒之難集傳者。不過謂後三章登山飲酒。不可以言后妃耳。不知集傳明以為託言。非遂謂后妃之實有其事。錢天錫所云思之變境者。近是。蓋志者心之所之。一室之內。忽采物。忽登高。忽飲酒。忽僕馬俱病。無非思之深。念之切。幻於意之所結。而貞靜專一。哀而不傷。皆可於此彷彿遇之。此其所以為后妃之志也。集傳之意。果何嫌而何疑乎。足下所以信毛氏者。殆以左傳為明證。宋子不宜別解。夫古人引書。多非止義。不過引證已說。據以解經。不可為訓。孟子之說宰章。謂民忘其勞。自託神助。今說靈臺詩者。能宗其解乎。戴記引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為文王之詩。今之說小宛詩者。信以為歌文王乎。荀子言詩之祖也。所引詩。每非本義。韓詩外傳。說詩之家也。其解詩多鄙俚可笑之言。今之說詩。能一一據為定論乎。即以左氏言之。免置之詩。言武夫能為公侯干城腹心也。而左氏以為天下有違。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常棘之詩。春秋傳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而國語以為周文

公之詩。內外傳并出邱明之手。且并載官辰之言。猶狐猶若此。後之說詩者宜何從。然則援左氏能官人一言。為此詩止解。其亦固矣。必欲依以為說。亦當如壘坊之解。以言文王。不以言后妃。庶為無病。蓋從左氏即不可。復牽合古序。從古序即不可。復牽合左氏。今茅氏穿鑿於前。續序傳會於後。使古序之精義。滅沒於支離。宋庾之曲說。後世讀詩者不能深明古序。續序之異。於其不通者。強為之通。於其不合者。強為之合。雖自以為為宗小序。而實為小序之竄。大抵觀書當洞見源流。若三百篇小序。尤宜明分兩極。古序在毛公之前。毛傳據之。而作者也。續序自在毛公之後。據毛傳而作者也。安可為鄭孔一輩所愚哉。

送蕭舉卿序

得地長短僅百里。臨之以六七級之上官。竊東之以二百餘年。遞積遞增之成法。界之以數百千萬橫目之民。使治其曲直緩急生死。此當世州縣吏之所為也。亦甚難矣。然而賢哲之士。或往往甘心者。彼皆有所素有所就。不可於上而守吾法。不可於法而利吾民。不可於民而行吾志。與吾學。是數者固將有一得也。不可於上而守吾法。有之矣。不可於法而利吾民。有之矣。不可於民而行吾志。與吾學。所謂志與學者。何歟。夫非以為民歟。民有不可。而志與學將可。為信歟。曰吾所謂不可。非真不可也。

吾方字之而若棄之。吾方恢之而若虧之。彼不知吾之字且恢也。而見以為棄虧。則不可於意矣。吾學之未成。吾才之不足。赴吾志。而以周旋於上。與民與法之間。誠不知其可也。學成矣。才足以赴吾志矣。而顧舍之。而上以徇法。下以徇民。其為徇一也。士貴能自樹立耳。出朝之士。薦紳之徒。其是非可不顧。猶不可勝數。乃今取悅於畫畫然橫目之氓。欲以決吾進退哉。曰。今之所謂循吏者。與此異。曰。吾固不為今之循吏者言也。奚而不異。富順蕭柔卿選於吏部。而令奉化。吾與之言。同於其行。遂書之。

送張廉卿序

孫况揚雄。世傳所稱大賢。其著書皆以成名乎後世。而孫卿書稱說春申。法言歎安。漢公之齋。皆干世論之不趨。我而以告萬世者。世以此頗怪之。吾則以謂凡著書者。君子不自得於時者之所為作也。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任實以說人。而當世貴人在勢者。必好人諛已。十人諛之。一人不諛。則貴人忌其傲已。十人者。忌其異已。貴人與貴人比肩於上。十人與十人比肩於下。上忌其傲。下忌其異。雖窮天地。橫四海。而無與容吾身。吾且於書也。何有於此。有一在勢者。雖甚忌之。而猶敬乎其名。而不之害傷。則君子使嘿而就容焉。而以成吾書。而是人也。雖敬乎其名。而前知

其不諛已也。聞有書則就求而亟觀焉。察其褒貶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誇我也。此怨非我也。則從而斷疑之矣。蓋必其章章然稱道歎羨我也。夫乃始恣置而相忘焉。彼君子也。其志潔。其行危。其不枉實而說人。衆者於天下。後世及其為書。則往往詭辭謀稱。諂變以自亂。以為吾意之是非。後有君子讀吾書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書。書察察者為嗟乎。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詩三百篇所為主文而諷諫。孔子之春秋所為定哀之際。做辭者也。是兩葉孔北海。彌正平之徒。背而易之。乃卒會禍殃。至死不悟。豈不哀哉。二子之書。意其在此。吾既推而得之。會吾友張康卿北來。乃為書告之。復書曰。子言殆是也。蓋自康卿之北遊。五年於茲。吾與之歲相往來。日月相問訊。有疑則以問焉。有得則以告焉。見則面相質。別則以書。每如此。今茲湖北大吏走書幣。因李相國聘康卿而南。都講於江漢。康卿今世之孫楊也。見今貴人在勢。皆折節下賢。不好人諛已。其所遭孫楊遠不如。其北來也。自李相國以下。皆尊師之。老而思欲南歸。而湖北君所居鄉。其大吏又慕聲禮下之。如此。吾知康卿可以直道正辭。立信文以垂示後世。無所不自得者。獨吾雖石友。無以考道問業。疑無問。得無告。於其歸。不能無怏怏也。因取所意於古而嘗質於君者。書贈之。以為別。

送李方伯序

國家專閫之任。寄之督撫。而常儲其選於兩司。布政之視按察。相差也。而劇易懸絕。按察使治理效。乃權布政。每行省巡撫缺。必於布政乎取之。故布政。連階也。督撫之任。有內政。有外政。內政者。踵常途已耳。受成事已耳。一乎世三公。優為之。願不足以治外。外政之成也。有長駕遠馭之才焉。有締交伐謀之智焉。有折衝禦侮之威焉。有尊主庇民之術焉。有開物成務之能焉。有轉移風會之用焉。有陶鑄人才之器焉。有日新月盛之績焉。有取長翼短之益焉。非得文武幹器。能撥亂持世。變之才。未有能充乎其任者也。今國家之執急外政矣。言者願謂其本在內。海上兵器。世之號能內政者。朝廷往往拔而置之。督撫兩司。專其責以治內。而內卒不加治。凡內治云者。非今之所謂踵常途受成事而已也。蓋必振民之窮。而使之富焉。必開民之愚。而使之智焉。今之內治者。無所謂富民之道也。能不害其生。斯賢矣。無所謂智民之道也。能成就之。使取科第於有司。斯才矣。民困窮也。吏雖不之害。其窮猶若也。民困愚也。雖成就之。使拔科第。其愚猶若也。又況不能成就之。反害之者。天下比比也。循是不變。窮窮益窮。愚愚益愚。今外國之強大者。專以富智為事。吾日幸吾窮且愚之民。以與富智者角。其執之不敵。不煩言而決矣。而所以富智民者。其道必資乎外國之新學。

是故外政之不修。欲求內之獨治。不可得也。督撫之任。兼內外。布政則專職乎內外。之不修。吾無責焉。雖其為督撫之選階也。故必兼明乎外政。而後望與實孚。而有以裕乎其用。雖然。能此者罕矣。光緒廿有三年六月。朝命以直隸按察使江陰李公為福建布政使。公之內政既聞乎朝廷矣。今且慮材屬位。議興建學堂。以講明外國之新學。議甬集而遷命下。眾謂新學。直中較也。公則毅然獨任。手定其規制。而後授代。識者於是知公之外政。又將大有立於世也。其繼是而膺專閫之任。有不優行而綽裕者乎。始公自長蘆運司。遷福建按察使。未行。改直隸。今又有福建之遷。或曰。公大父督閩浙。有遺惠。天因將用公。趾前美也。或曰。閩禍迫不足展。公能宜有後命。公皆無成心也。且行。謂汝綸曰。何以贈我。遂書公之明於外政者。以為天下賀。

送陳伯平太守入覲序

揚子雲云。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或曰。祿餓之於隱顯。迹而已。高且下。馬無以為也。或曰。以厲夫尸素者也。夫祿隱之於尸素也。異趨。尸素者。食焉而不事其事。有難而備。備焉。避之者也。祿隱者。蓋有意乎其事矣。而或從而危之。甚乃推之以敗其成也。排之以危其生也。而祿焉者。自如也。以敗且危者。任之天。以若危若推若排者。任之人。不以屑吾意也。然卒不能事其事。則以是為隱焉而已。士各有時。於是時也。雖使古

所稱志介者當焉亦不遽激而為餓也不遽激而為餓而且餓雖餓不顯矣時其難也尸素者循循焉避之祿隱者於此又不惟餓之一途也蓋有湯鏹以伯之者矣有乞假以援之者矣有陽狂以逃之者矣有厲啞以報之者矣有師旅以興之者矣有繆繆以從之者矣有委蛇以俟之者矣有艱貞以維之者矣有滿忍以悲之者矣亦有窮餓以持之者矣是故時乎餓而餓不知其顯也時乎祿而祿不必於隱也夫何高下之紛紛乎揚子之為是論也為東方生言之也東方生之杜夷而工惠也淺之于論夷惠也或降且辱焉或不焉孔子論定之矣斯揚子所從折中也雖然揚子之持論如此即其身之出處宜有以實其言矣漢之祿潛移而揚子之祿焉者自如焉後之知揚子者願以謂揚子之視執利蓋泊如也或曰揚子之道合於箕子之明夷或曰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所知小矣是二說者其於所云高餓顯下祿隱之旨其亦有合乎不乎此殆未易以避求也由揚子之言以觀揚子之道苟其於執利泊如也雖時乎其難而不必於餓也況時之不遽激而為餓者乎保定知府長沙陳伯平仕有道之時出入有名績揚子之言與其道皆不足比附吾伯平而伯平嚮者之論議嘗有取於汝論之蚤退今伯平政成入鈿而先奉其母夫人歸長沙或者殆將不出乎士之慕望伯平者各文辭以竄其行汝論為之舉揚子之說以進亦謂吾二人

之相與固不必遇之以迹乎。伯平有弟曰觀虞。與余遊最親。以善是行也。與伯平俱南。將以知府待闕於浙江。伯平具以吾言示之。且以為何如也。光緒廿三年六月朔。桐城吳汝綸敬上。

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客有以深州李起韓先生夫婦八十壽。求言於汝綸者。汝綸曰。先生之壽宜也。天地之生彼無所不有。凡以給養人而壽之耳矣。是故有氣有形。有光有聲。有化有因。有健有剛。有飛有沈。有胎有根。有特有羣。有纖有鴻。有離有叢。有時有僅。有稊有蕪。是物也。人皆賴之。賴而不能偏。怙取也。於是乎有少有多。有飲有侈。有唱有隨。有高有卑。有危有夷。有昏有崇。有專有公。有雌有雄。有短有長。有虜有王。亘萬古而不能均。而爭由是起焉。爭則有拒。有攻。有尸。有從。有悞。退。有勇。先。有與。敵。有仇。連。有初。勝。終。培。有小。訕。大。信。有避。而。顧。有。有。就。而。益。亡。有。誘。之。輒。進。有。解。之。不。嘗。有。失。利。而。不。振。有。得。其。勞。而。愈。創。有。紕。有。贏。有。壞。有。成。有。弱。有。強。而。得。失。之。數。至於。億。變。百。出。而。不。可。勝。原。焉。其。失。則。有。媿。有。悔。有。怒。有。怨。有。憂。有。恨。有。怯。有。慍。有。詫。祭。失。氣。鬱。抑。不。復。生。省。有。狂。易。而。煩。寃。其。得。也。則。有。酣。恣。而。娛。遊。有。倨。傲。而。驕。有。積。艱。累。勤。一。快。而。精。耗。有。逆。億。豫。度。於。後。變。而。愁。困。不。瘳。斯。二。者。皆。所以。天。閔。違。落。焉。傷。而。不。可。聊。而。天。地。

之生於是乎感焉。故生之感緣於有得失。得失緣於爭。爭緣於不均。不均緣於不偏。取不偏取緣於無所不有。無所不有緣於天地之生。故天地之所以生者。乃其所以感生者也。孰能外天地之生。一斤素其諸有者。彼且與天地久生。其生也彌短。其素也彌少。不有素焉。吾未見其能久生者也。先生自其少年時。已能取科第。已取素去。不更試。歸奉其配。負夫人白首事母。不一夕。遠左右。迷出其於世。顯晦升絀。毀譽泊然。一不以干其慮也。雖視向所稱與天地久生者。未知其如何。要能有所斥棄。無爭於世。斯也。如是而考壽。其誰曰不宜。汝綸為深州時。獲交於先生。今忽忽近十年。身未衰老。而顏頰髮脫。皆駸駸白矣。曩者十年之志。今消燼不復有。一壽於先生。輒自生愧。既以此應客。繼聞深州人傳先生習方書本草。本草傳自神農時。中多不死之藥。道林養性之旨。豈古人之求久生不得。退而索於形骸者之內者之所為乎。異日過先生。當就求其術。願悉以見告。勿秘留也。

家風卷六十 雙壽徵言略

家君孝義著於鄉里。事先大人。幾微必察。九歲祖母見背。事祖母如母。自汝綸解事時。見家君過祖父母。忘日或家祭。必竟日慘然不言笑。諸父六人。姑一人。友愛無間。家故有薄田。諸父剖分而食。家君推不取其後。諸父之田再失。再贖而歸之。比力

不能賄。則諸父及姑皆召而共爨。自是遂無一儻之植。性儉素。居常卽酒食。稍豐腴必斥去。衣敝故數年不易。人或以饑寒告。必得所望以去。不問有無。內外親待而舉火者十數家。諸生脩脯一入門。把升斗求分者。接踵門外如市。比空無時。輒并日一食。處之恬如。壬戌春大饑。斗米十錢有奇。家君館武寧歸。有米三十斛。家人雜以麥菽。芣以菜茹。自食者財二斛耳。米盡以告。歎曰。年凶人饑。殍者塞路。米不以振。欲人盡死而我獨生乎。九歲能屬文。著中正論三篇。長老驚異。後每為詩文。知言者皆心服。願不自收拾。脫夢即分散。汝綸稍長。始稍蒐輯。匿藏之。平居好靜坐。竟月不聞疾言。不談人過失。或聞汝綸兄弟私有譏彈。卽大譙訶之。嘗自謂無他長。唯謹言可為子孫法。然遇事有疑議。衆祭不發聲。家君徐出一兩言。無不判決。為之無不辨。治事竟不言勞。住時邑中有大興作。諸薦紳齒朝之士。持議抗滑。令君曰。不願君輩百人。願得吳君一言。是時家君教授鄉里。未嘗一造縣庭。蓋物望之孚如此。粵逆之亂。相城陷賊凡十年。官軍凡四至縣境。每至則資運糧糗。聯結義族。縣人輒推家君主之。家君既至軍。則無一書問家事。會歲除徵餉。過居宅。家人要於道。關以匱乏。不反顧而去。及事平。有欲白家君於大吏者。謝不受。咸豐初元。應孝廉方正。制科。未廷試而亂作。或勸入京師。不應。家居不好詣城市。有問春曰。我不慣與官人往來。凡家

君所為飭於躬。施於家。積於鄉。一既其實。不曝於人。以故益窮。嘗訓汝綸曰。士人當使實出名上。無使名出實上。余所聞見鄉先生。享大名於時者。今其後人皆傲矣。彼皆實中其名。而且如此。况實不足者耶。家君既以恬介致窮。又不顧問家人瑣事。門內之政。一委我母。每客中。賁錢米。手書曰。某某米若干。事過不問。我母則謹受而推行之。鄉人往往言家君居約而能施。積行而不求聞。少常客遊。而孝悌充裕。我母為助於內者實多。初外祖馬魯迂先生。以名進士官蜀中。我母來歸。裝資甚盛。既而家君遊京師。先祖不時有急。則頓感傍徨。我母見其然。即出私財奉進之。財罄則脫服。佩出質。典衣之。券盈篋。先祖性好酒。我母百計致酒。既服。佩皆盡。唯一銅爐。以屬叔父。入市換酒。族老人見之。疑叔父將與羣少年博也。詰狀得實。後常常舉此以誡其子。婦曰。汝曹能然否。先祖又好啖。鱠。漁人日日以來。先祖沒後。我母聞有鱠。輒痛哭。漁人為之屏迹。初在母家。侍婢數人。既來歸。庶祖母治家。麻并白。操作。請婦更休。遞任。雖疾病不少貸。我母躬習勞苦。似姊雍雍。事則相先。食則相後。性慈愛。諸從父兄弟。若外兄弟。或無父。或無母。我母一子育之。以故鄉人稱家法之善。必以家君為最。明年三月朔。為家君六十壽辰。其冬十月。既望。我母亦屆六十。伏求有道君子。寵之。詩歌文辭。俾頌以侑。態有餘榮焉。家君字世求。一字育泉。桐城縣歲貢生。咸豐元

年孝廉方正家母姓馬氏例封宜人于四人同治七年某月男女汝綸謹撰。

合肥淮軍昭忠祠記

國家兵制。至淮軍凡三變。始者旗營之制。命將出師。取兵於素養。事定則兵歸伍。將歸京師。川楚之役。兼資召募。不專用額兵。變兵用勇自此始。粵盜起。大學士賽尚阿募湖勇擊賊。而江忠烈公以是勇願聞。湖勇不循法度。難用。江軍能戰守。可用矣。亦以奔命燬。獨曾文正公起湘鄉。教練鄉勇。倚以辦賊。號曰湘軍。湘軍興而舊時額兵盡廢。兵之制於是始變也。文正公之起湘中也。今相國合肥李公仍父子奉 詔。出治團練。淮南江忠烈之撫皖。文正公嘗貽書忠烈言相國可屬大事也。是時相國以編修治軍。名位未顯。展轉無所就。及贈公沒。久之。遂素淮南軍。從文正軍江西。同治紀元。以文正薦。募淮南義故六千五百人。赴援上海。於是劉公銘傳。潘公鼎新。張公樹聲。吳公長慶等。各領數百人。從。號曰淮軍。軍占募到皖。皖撫李勇毅公續宜。名為龍選將。知軍勝。賊文正公使勇毅按視新軍。還賀曰。皆勝軍也。吳平矣。相國率軍至上海。凡廿九月。而吳果平。於是淮軍增至七萬人矣。吳平。曾文正公與相國定議。盡散湘軍。淮軍稍汰羸弱。留五萬人。備中原。捻患於是淮軍興。而湘軍又廢。未幾。文正公率淮軍討捻。病。龍相國代之。是時捻分東西。相國討之。凡十月。東捻平。又六月。西

檢亦平。中原悉定。是後中外大臣。爭建議用淮軍銜畿甸。鎮撫南北。交故用兵處。討
檢時軍頗增益。至是留者四萬餘人。及相國移督直隸。治兵北海。淮軍屹為中國重
鎮。天下有事。取兵於相國。相國輒分遣淮軍應之。劉公銘傳率之。至秦隴。征叛回。沈
文肅公葆楨。又與劉公先後率之。渡海至臺灣。禦倭禦法。蘭西。潘公鼎新率之。出廣
西關外。戰法人於越南。張靖達公樹聲兄弟率之。北戍山西邊。嚴南防海。吳東。吳武
壯公長慶率之。東過渤海。定朝鮮內亂。今湖南。吳中丞大滋率之。北略吉林。黑龍江。
周剛敏公盛。波武壯公盛。傅兄弟。史迭隨相國天津。屯戍海上。而天津又間遣偏師
平朝陽之盜。淮軍旗鼓獨行中國者垂卅年。始相國起湘軍中。所用皆湘軍法制。既
至上海。見外國兵械精整。過吾軍遠甚。於是盡棄湘軍舊械不用。用外國器法。勒習
軍。軍成不留行。百戰而士氣常振奮者。以器利而傷亡者少也。蓋兵之制。至是又一
變矣。變未有已也。兵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不可終窮。而大要歸於去所不勝。以
從所勝。是故八旗之戰也。以弓馬勝。湘軍起南方。與賊爭長江之險。其戰也。以水師
勝。而淮軍則以外國兵械勝。外國兵械。中國盜賊所無有也。用兵之道。我能是。彼不
能是。則我勝。我能是。彼亦能是。則彼我逃。勝不勝。若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則我
處於必不勝。今環海萬國。強弱相制。長短相形。莫不以攻堅保危。凡戰守之器。法相

耀其智巧之士。瞑目而思閉門而造者。日新月盛而歲不同。其國家之增兵益餉。備物致用。押禦攻取之策。亦百變而未有紀極。而我中國之議論。乃至今猶習不知彼已。欲以往舊朽鈍之器。已廢不用之法。技梧其間。是肉與刀競勝。植木禦斧。持簿繕當強弩也。一旦有事。乃始周章四顧。束手而無如何。甚乃從其後發。奮改悟而思所以補救之。而勝敗之數已效於前矣。庸有及乎。斯國論之一蔽也。相國之治軍也。雖無事如臨大敵。自中原大定以來。卅年間。聞外國有一器新出一法新變。未嘗不探求而寫放之。以教練將卒。故淮軍至今日。視卅年前用兵之時。其所用外國器法。又屢變不一變。而無一彈一鏃之襲乎。其故設局以討其制。立學以研其理。日習月試。以究其用。凡所規為。不遺力餘智矣。顧猶以中外之議論未盡同。聲光氣化制作之本未盡明。財力未裕。學校未廣。人才未出。無智者創物之能。無通微合莫之效。西域之議。吾國所為。以不能生新為歎也。而吾乃且規規焉。類已守常之為務。斯不亦遠乎。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日新之謂盛德。自古任事之臣。所以不肯率率於庸人之論。而必自盡其才。為國家開物而成務者。為此也。昭忠祠之始設。以將帥之任。推轂廟堂。故惟建祠京師。嘉慶中。兵有召募始。詔外省立祠。湘軍屢蹶屢起。死事至多。則所在奏立。昭忠祠祀之。淮軍以器利少。往鏖。然將士戰死者。往往不絕。成軍數

十年積勞病故者。又前後踵屬也。舊惟江蘇有祠。以祀平吳戰死之士。近年立祠直隸。以祀北征以來將士。而合肥則淮軍本所自起。祀典不可闕也。今奏立昭忠祀集湖。惟上祠成。相國以命汝綸曰。宜有詔。汝綸則取國家兵制之變。及淮軍所以制勝者論之。俾後之謀國是者有考焉。

銅官感舊圖記

曾文正公靖港之賊。發憤自殺。湘水幕下士長沙章君壽麟既出公於湘之淵。已而浮沈牧令間餘卅年。乃追寫靖港之事為圖。名流爭紀述之。或曰。章君一舉手功在天下。而身不食其報。茲所為不能嘿已於是圖也。或曰。不然。凡所為報功云者。躋之通顯云爾。自軍興以來。起徒步。解草衣。從文正公取功名通顯者。不可勝紀也。其處功名之地。退然若無與於己者。一二人而已耳。人奈何不貴其一二不多得之人。而貴其不可選紀者哉。夫有功而望人之報我。不得則鬱鬱焉。悄悄焉。寓於物以舒吾憂。此非知道君子所宜出也。且章君安得自以為功也。夫見人之趨死地。豈預計其人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而後救之哉。雖一恆人。無不救矣。見人之趨死地。而救之。豈必有膽智大勇。而後能之哉。雖一恆人能之矣。事勢之道。相值而不能自己也。云爾。夫何功之足云。聞有功而不報者。矣。未聞不自以為功。而猶望人之報者也。然則是

圖何為而作也曰丈正公之為人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載之
後而遙望千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載數十載
之後而近在百載數十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與之周旋也猶之戚焉並吾世
而生有若人焉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乃或限乎形勢或間阻乎千里百里之
遠吾仍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並吾世而生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
相望又且不限於形勢不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而復親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與
之周旋則其為幸也至矣雖其平居燕閒遊娛登覽之迹空觴談笑偶涉之樂一身
與其間而皆將邈然有千載之思也而况相從於憂虞患難之場而親振之於陸危
之地者乎此章君所以作是圖以示後之旨也與妾者至謂使丈正公顯擢章君是
深德君援已而死國為僞此則韓公所謂兒童之見者矣章君既沒其孤同以汝綸
與其先人皆丈正公客也走書屬記是圖為發其意如此圖曰銅官感舊者靖港故
銅官渚也光緒辛卯八月汝綸記

姚公談藝圖記

我桐城能文諸老率以經術道義相高獨湖南按察使姚公自少以天下自任所至
延攬人材四方賢士景附波屬雖顛沛不去其在臺灣以擊舟船事被逮下獄豪傑

之士。知與不知。皆為扼學矣。此國公道光十七年。攝兩淮鹽運使時所作。安化陶文毅公為題其首曰。談苑圖。圖中宴集諸公。蓋極一時之選。如吳仲倫。德施。李申。耆兆。洛。毛生甫。欽生輩。皆天下知名士也。是後中國多故。封疆大吏。無網羅人材之意。賢俊離散。海內無此風流矣。獨曾文正公在江南時。大亂新定。往往招携賓客。泛舟秦淮。徜徉元武。莫愁之間。登眺鐘阜。石頭。流連景物。飲酒賦詩。以相娛娛。汝論於時。開。廁末座。實嘗躬與其盛。外此不數數見也。今天下無事。王公大人。泰然羣士之上。不肯稍貶威嚴。一問章布。編摩之業。自其宜耳。今以位論人。則在上者至少。在下者至多。至於無位。則尤多焉。少者致敬。多者致散。理致然也。是故在上者耳目思慮有所不及。在下者羣趨而拾其遺補其闕焉。有位者耳目思慮有所不及。無位者又羣趨而拾其遺補其闕焉。夫是以身臂制從而天下無廢事也。橫絕而不相通流。一旦有事。祇在上者若有位者數人。遂可分形而偏給矣乎。住者故人劉少塗嘗為余言。姚公在位時。交遊族鄰。侍而舉火者數十家。錢未之餽。日月以至。及被逮。自度後且不繼也。則餽之各倍他日。是時行囊蕭然。賴相知有力者餽贖之。乃能解裝行。以故公之遇禍也。老者羸壯者憤。婦人啼。皆若大憂之在己也。及聞其獄解而歸也。則皆若有所身得之喜也。蓋天下之士歸之如彼。鄉黨故舊戴仰之如此。設令當國家大任。有

事疆場振臂一呼。有不盡氣交走。為之効命。致死者乎。惜乎公老而周旋。兵間。迄不得一竟其用也。世之仕宦得意。傲富陶倚。而門下乃無一士者。何也。

章冠蓋傳

章冠蓋者。桐之東鄉人也。其先世世習農務。冠蓋為人。驍勇有氣力。然亦業農。為人備嘗任。並日之功。人爭致之。東鄉俗尚意氣。其民好鬪。敢死。冠蓋居東鄉。鄉之力士。皆出其下。子弟攻武藝者。多從冠蓋遊。咸豐癸丑。粵賊陷吾桐。桐民俱受賊害。東鄉負其意氣。賊至。輒羣蹙之。匿不以聞。久之。賊微覺。相戒勿過東鄉境。過道行。以故五年。獨不被賊。賊亦以是怨東鄉。未幾。章氏於東鄉為巨族。多豪健精悍之士。他族皆不之及。冠蓋尤以驍勇冠其族人。賊怨東鄉久。又所誅求。輒不報。己未秋。擁衆大掠東鄉。鄉人聚族居者。往往率其族禦之。冠蓋之族數十人。為前隊。與賊遇。賊衆且十倍。章氏他族見賊衆甚。皆望風而靡。莫敢援章氏者。賊圍章氏數重。章氏大困。頃之一人帶劍持矛奮臂大呼。率衆突圍而出。出頃之復入。如是者三。格殺賊不可勝計。矢石火炮如雨注。不能中。出入重圍中如無人。賊衆辟易。不敢仰視。詢之。乃冠蓋也。圍竟解。章氏數千人得無恙。賊以冠蓋戰不敢留東鄉。稍稍自引去。後賊中每相與語及冠蓋。輒驚愕相顧曰。吾有是人。天下不足爭也。冠蓋既解章氏之圍。行里許。就地

坐歎曰。吾氣盡力竭。不能行。且死矣。族人舁以行。復數十步。嘔血而卒。時年已六十餘矣。既卒之二年。余避亂至東鄉。鄉人每津津談冠墓事。有泣者。遇前年與賊戰處。輒相指示為美談曰。猶記章冠墓殺賊突圍時也。

野史氏曰。冠墓一農人耳。余聞其為人溫然有儒者氣。入其事親孝。有一弟而獨養母。垂老如孩提。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余視冠墓不能無慨焉。

尹處士傳

尹處士諱龍腹。字汝諧。桐城人。少嘗有文學矣。師事邑老儒張西園先生。先生奇其才。以女妻之。愔於榮利。不就有司之試。或勸之試。試即未竟輒弃去。以故無所知名。當是時。尹氏諸老人始議輯其族譜。訪於里。得知名士人為之撰定。而君方夫婦槁力耕作。以孝養其父母。有餘則稍推以分其昆弟。即有歉歲。則雜菜茹為糜以自食。而矧其族戚之貧無資者。輒支衣質。雖其族人亦未知其從學未也。桐為縣自前明以來。多文章氣質之士。其高者至為海內所宗。次亦敦行誼。績學以自善於鄉里。後夷至於道光之季。稍衰微矣。邑中諸生。至往往聚人徒談學術。博名高以相矜重。君聞之心願弗善也。嘗與邑兩生遊。已而兩生者先後皆貴仕。則絕迹不相往來。用是鄉人鮮知君者。曩吾友楊伯衡謂余曰。東漢之士。多隱處巖穴。不為時用者。當時朝

廷數事。彼辟諸名士。亦各廣氣類。務標榜。傾動朝廷。故可為也。今則貴者與貴者比。富者與富者比。士之行不聞於官。農之行不列於士。不進用於時。則朋友不足相振引。財賄不足自贖。給有槁死而已。今觀尹君所為。亦幸而有田可田。有居可處。有餘貲以庇其昆弟族戚耳。不然。則亦槁死而已。伯衡之言。其信然歟。雖然。為善於一鄉。鄉人不及知。為善於一族。族人不及知。循是而推之。雖使尹君自少求科舉。出而欲自樹立於時。亦豈有當哉。會尹氏譜久不成。前所訪士人已倦去。君於是稍出其文學。博采邑中著姓。得譜牒十餘家。而張氏譜成於文端公。姚氏譜成於敬傳先生。號為精審。君皆師其義例而折中之。屬稿未成。而兵起。又數年而君遂卒。有見君族譜者。於是知君非樸力耕作者也。尹氏之族。將刻君所為譜。鑑亭以狀來屬為傳。故次之。君妻張孺人。前君卒一歲。死於兵。子四人。存者二人。孫二人。

洪夫人傳

前河南按察洪使君。既喪其繼室陸夫人。悼之劇哭之哀。於是薦紳之與按察君遊處者。撫夫人先後刻左右臂。療姑若夫疾。及行。遇盜出硯篋給贖。以不禍劫事為狀。上合肥李相公。聞之。朝。強異之。而按察君悲不止。則自為詩四十章。悼哭之。猶不可弭。則動以謂汝綸。使述述。結美錄。傳之以久不死。蓋夫人之思留於按察君者。如

此始按察君以令丞起家。用史能見知於林文忠公。而夫人以賢奉事舅姑。不隨上官。兵事起。按察君治軍河南。立聲績。當是時。天下習太平久矣。文史往往不知兵。故欽差大臣勝保獨賢按察君。能自是出入兵間十餘年。嘗一為按察使河南。已而罷去不用。按察君性恢偉。不屑屑問家人生產。自初微時。迄後貴盛。門內之政。一倚辨夫人。既去位。材不獲究用於世。客李相公所。年老矣。而家愈益。節時或不適。歸對夫人。則昇然喜。夫人卒。而按察君塊然無與語。時時自念身世。益悲思夫人。汝綸曰。嗟乎。人貴得所從耳。天下賢婦人有矣。獲旌於朝者。蓋少焉。若夫人之躬休顯。受諸膺封。沒而旌於朝者。加少焉。賢且休顯矣。旌於朝矣。能託於文字。以永不泯沒於後。則又加少焉。嗟乎。夫人非顯於有名績。為好文章之君子。雖甚懿美。夫亦安能榮生。獲死。流播於人人如此哉。傳曰。婦人從人者也。若夫人者。可謂得所從矣。按察君其可不恨夫人。浙江山陰人。父諱某。道光戊子舉人。冀州學正。按察君名某。安徽某縣人。考諱某。山西新田縣典史。以殉節死。祀昭忠祠。夫人年廿歸按察君。卒年六十。子幾人。女幾人。

李文忠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少丞。晚自號儀叟。世為安徽合肥縣人。姓李氏。其本許氏也。曾祖某。祖某。

生論議風發。衆張目息聲。不能僥一言半辭。始為秀才。不樂隨諸生兀兀伏几上讀書求舉。或勸之。即笑謝曰。公等富貴人。無與吾事。日走街閭。從諸少年飲博。讓唱嬉遊。其友蕭廉甫世本誠之曰。子有老母。奈何自恣肆如此。君媿謝請改實。無絲毫聽信意。後復從少年遊。遇廉甫。急走避不得。色發亦。廉甫曰。是固慙我言。易與矣。時陝西巡撫劉公蓉為四川布政使。名愛士。廉甫為言劉公。月廉給其母妻。即已所居一室。三分割取其二。設几榻筆硯書史之屬畢具。日坐君於牖下。請其學。會督學使者按試至。君曰。使者中無有而欲強取名。可煮也。則就廉甫所以居。比試所為文皆剽取司馬相如楊雄辭賦中奇字。覽者至不可句。學使果大驚。弟之冠其曹。遂為選拔貢生。劉公遷帥陝西。以君偕往。君故人涪州周露齡為漢中守。會回逆圍漢中數月。守援絕。力戰以死。君聞即提卒三百。踰漢中。聞賊壘。求得守戶積穀中。抱持大哭。挈其遺孤女以出。革喪還軍。即坐上數劉中丞不救漢中圍致。國家失奇節士。中丞忿置。君即夜解裝。透明披衣上道。西還入劍閣。不顧道。夢漢中守具冠服來謝。且語君曰。帝遣我視師關中。吾欲辟子為從事。君曰諾。寤而占之。以為不祥。比還蜀。遂得疾以卒。年纔廿餘。方疾篤時。語人曰。蕭廉甫長者。聞吾遂至此。且大慟。母夫人不忍其言而泣。君慰解之已。而使家人為散髮。挽兩坐左右。起坐牀上。取常所吹笛吹之。

笛音悽清感人罷笛欲歌氣絕皆不能載其聲。故笛還就柩遂卒。有一子尚幼。康甫
交友篤至。後與余同客曾相國所。數為余談君生平。曰子昂為我誌張君。他日將伐
石列之墓上。遂為銘。

楊壽山先生墓誌銘

嗚呼。國家設昭忠祠。付忠節死難之士。豈為雖歿委項無氣之徒。卒死鋒刃。遂足稱
盛典哉。洪秀全等反。吏亂比十數年不定。天子與將相大臣圖議。褒優我烈。敦勉
風俗。自薦紳士庶婦人孺子。仗節懷信。并蒙采錄。於是闡表幽隱。日月相屬。給事中
御史等不敢妄議事。可否輒疏。舉節義以塞言職。備習既久。以為故事。朝廷寬厚。不
肯稍靳惜。思或出。事上。而是時壽山楊先生。用團練殺賊創一子。憤鬱以卒。其孤澄
鑒論列事狀。展轉以達於朝。得旨。往卹。予祠祀。士論偉之。以為此真烈士。欲張空
拳為國。扞大患難。志雖不竟。足稱盛典。非世所譏倣作者比也。先生諱鼎元。字賓
周。壽山其自號也。為桐城縣學廩膳生。祖曾梅。安慶府學廩膳生。父芝。有歲貢生候
選訓導。比三世為諸生。俱有名。粵逆初犯江南。桐城人謀城守。已而又議團練。先生
皆首畫計。策皆不用。賊至。檄民編連什伍。受約束。先生疾之。悉召近鄰。陳示大義。皆
感激無一人應賊檄者。避居里舍。會十數賊至。奇其容。疑為官人。橫刀擬之。先生

執手大罵。群賊驚愕。皆上馬馳去。先生既疾。義烈不倡。在寇叫誰。憂悲得恨。莫得一當。以自抒泄。聞官軍克一城。則躍然以喜。或潰敗。問至。則對食廢箸。悄然以悲。久遂憤懣致疾。庚申。官軍臨桐城。援賊大至。劫殺益橫。死者枕藉。先生病不能避。欲仗策詣軍。又不得。疾益大作。臨終呼澄鑿語曰。吾世食舊德。不能建義。死為國効命。令病且死。死即無買棺葬我。以示吾罰。遂高吟陸游臨終詩以卒。年五十有九。配張孺人。生二子。長即澄鑿。同治甲子。科舉人。有文學。次澄銓。團練。被賊創者。也。先生卒後數月。創發亦卒。孫三人。超越某。越孀女一人。先生始卒。藁葬舍側。越六年。始改葬於南鄉某原。銘曰。

志蘊不施。孰材厥為。終則考壽。孰義厥守。淺止於斯。而深莫窺。有子而孝。崇哀表微。出金內帑。作廟里閉。彼以倖獲。視君其報。

江安傅君墓表

住余從曾丈正公客金陵。聞江安傅君好聚書。書多舊本。精潔。遂與往還。得異書。輒從君借校。是時江表新脫寇亂。書多散亡。人持書入市。量衡石求售。價輕賤如雞毛。比行者掉頭不顧。君職事冗。体入簿少。獨節縮他用。有贏騰。盡斥以買書。不少遺。以故藏書至富。入則窟處書中。出則所至以車若船載書自隨。於是金陵朋游中。據書

多者自莫做君子德外。眾輒推傅氏。其後余宦遊畿甸。而君遠涉關隴。從左文襄公軍。不相見者數年。及再見君天津。則君已老頽。書故在。方僦居斗室。室無內主。聚從子若諸孫五六。學僮蓬頭敝跣。嘯歌詠詠。其中人書雜揉。時余至。則相從者問章句。余故心異之。以謂天津市中無有也。未幾。則聞君嚮所聚五六學僮。春運歲收科第以去。又久之。則皆以文學有名公卿間。蓋今貴州學使翰林院編修曰增清。春君家孫。戊戌庶常曰增湘。春君第三孫也。而君第二孫增濬。從子世鈞。亦皆舉孝廉。有聲。傅氏駸駸鼎貴矣。迴憶僦屋天津時。蓬頭敝跣若翁僦。豈知其後各騰達如此。或曰君所聚書。留貽于若孫。固宜有是。或曰君之留貽。特且厚。不專在書。蓋傳所稱藏書家多矣。或及身而失者有焉。或一傳再傳。書益散亂。子孫持書入市。價十百不能一二者有焉。凌雜缺脫。半在不在者有焉。或不幸遇火患。盡於一炬。或兵燹燬棄。又往往有焉。以余所聞。見聊城楊氏。雜徐氏。定州王氏。樂亭史氏。家多宋元舊刻。子孫有秩於朝。或取甲乙科第。亦云盛矣。其尤著者。武強賀氏。能盡讀家所藏書。以述作自表。見世號為文章家。其在蜀則江安傅氏。其流亞云。夫藏書一也。或書放絕不守。或仍世有名位而功不在書。或盡發先世之藏。歸慕成名於後世。其子孫之自為得且失不同如此。則謂其祖父留貽。濶隘懸絕。願專在所聚書。未必然也。君為人

孝慈端慤無走飾。好拊救。人與人語。唯恐傷之。見人有過。不面折。積誠感之。使自悔。或送侮。欺不校也。常縣小刀。冒臆前。象忍字。用自警。少好讀書。擊劍。其友王祉。蕃本廉。曾文正公試蜀時所得士也。文正視師江南。馳書召王君。且曰。鄉邑有賢士夫。可與俱來。王君則以君東。既至。與莫子德微君。涂朗軒制軍。毅純齋觀察。今蜀中周玉山方伯。交善已。而在文襄公間。君賢。僕書辭。備禮招君西。居久之。辭去。復東。從合肥李相公於天津。自同治已來。曾在李三公狎主兵事。進退天下士。君於任事勇。不願望避就。於名若利。獨遠巡退讓。若有羞畏然。故三帥交辟。更召。爭先得。而數十年不進一階。官終北河通判。古人有言。位不稱德者有後。君殆其人已。斯乃君之所以留貽子若孫。而子孫所由鼎貴也。歟。周公為津海關道時。請公自助。一夕卒。年六十四。君諱誠。字勵生。祖鳳齡。父登奎。以君貴。贈如其官。子世榕。有父風。二子在翰林。不尊已居榮。方以知縣待闕保定。用史能顯世。墓塚世銓。世鐸。候選州判。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八人。曾孫五人。余客保定。與知縣君遊。增濟增湘。又從余問學。君之卒也。歸葬於長寧之岩峯守。既葬之。十有三年。而知縣君徵文刻石。遂書君之留貽以有後者。具著其本末。俾後有考焉。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十

李

楨字位周 湖南善化人 同治教 成貢生 著有晚清詩文集

六國論

劉平論

姑之喪

辨蘇氏論商鞅秦宏年

駁楊興珍補晉義說

讀平原君傳

讀信陵君傳

讀田儉傳

書楊王孫傳後

書韓文李千墓志銘後

書舊著閩怨詩後

與楊子介書

月月

丁集

目錄

一

丁

集

一 一 二 二 三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六

與劉山人書

七

袁繼彰傳

七

書新甯乞婦

七

郭意城先生祠堂碑

八

施文銓字壽民浙江安吉人貢生

巡檢村張氏族譜序

十

書黃靜軒從軍日記後

十

張聖耀傳

十一

李慈銘字志伯浙江會稽人光緒六年進士戶部侍郎有海塘林檎縣誌文

答僕誦文

十二

越中三子傳

十二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十五

馬建忠字眉叔江蘇徐州人

擬設繙譯書院議

十七

法國海軍職要叙

十八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

十九

瑪賽復友人書

二十一

閔萃祥

字顯生江蘇華亭人布衣著有蘇宮詞注式古詞彙詩文集

元詩選癸集序

二十五

南浦草堂詩序

二十五

吉仙女史詩序

二十五

觀車利尼馬戲記

二十六

馮烈婦傳

二十八

州判銜候選訓導張先生行狀

二十八

候選直隸州州同沈君墓表

三十一

國朝文匯丁集卷十

六國論

李楨

宋二蘇氏何氏論六國徒事割地賂秦自弱取夷滅不知堅守縱約齊楚燕趙不知佐韓魏以擯秦以為必如是而後秦患可紓夫後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邪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為秦所為未可專以罪秦也當是時東諸侯之立國也非有能愈於秦者也其溺於攻伐習於詐虜強食而弱肉者視秦無異也兵連禍結曾無虛歲鄉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復增一秦也惟其終不克為秦之所為是以卒自弱而取夷滅當蘇秦之始出也固嘗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誠知其易也使秦果用之彼其所以為秦謀者豈猶夫張儀也惟其不用而轉而說六國以從親彼豈不逆知夫從約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苟以弋一時之富貴俸終吾身而約不敗其激怒張儀而人之於秦意可見也洹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齊魏之師已為秦出矣夫張儀之辯說雖欲以散從而就衡顧其言曰親昆弟同父母尚有事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所以狀衰世之人情非甚謬也彼六國相圖以攻取相尚以詐力非有昆弟骨肉之親其事又非特財用之細也而衡人方日挾強秦之威柄張喙而恐喝之即賢智如燕昭者猶且悅有聽命謝過不遑適欲責以長保從親

與相佐助豈可得哉。所以然者何也。則以誤於彼為秦之所為也。六國皆欲為秦之所為。而秦獨為之。而遂焉者。所謂得天助云爾。嗟夫。自春秋宋兵禍日熾。迄乎戰國。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六七君者肆於人上。日驅無辜之民。駢首抵足。暴骸中野。以終剝於虐乎。其必不爾矣。是故秦不極強。不能以滅六國。而帝不帝。則其惡未極。其毒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與六國之自為之也。後之論者。何厚於六國。而必為之圖存也哉。曰。若是。則六國無術以自存乎。曰。奚為其無術也。焉。獨存。雖王可也。孟子嘗以仁義說梁齊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劉平論

余讀范史傳劉平。平侍母逃難。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遇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詎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金。余曰。嗟乎。平之好名甚矣哉。平以為不欺賊。義也。還就死。信也。由君子觀之。其賊信義也。實甚。平遇賊。非有必死道。為食母故。乞哀於賊。本也。非夫澳忍求苟活為也。賊之遣之。亦感其孝也。非果能必其復返也。全

身以養母。乃益以全孝。輕死成小諒。奚當焉。幸哉賊之義而不忍食之也。不者。平且烹矣。將卒殄其母。其為不孝。孰大於是。然則平非惟賊信義。尤賊孝也。且其時平弟仲為賊所殺。平子幼棄。則平者尤宗嗣所賴也。而顧忍而出此哉。昔孔子倍蒲人盟。而通衛。子貢問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惜負盟。況死生大矣。而憚負於賊。則平者且賢於孔子邪。不然。將取必於賊。還而獲免邪。矯焉以立名義。而惟賊死生之辱矣。惜乎平之不審也。史稱平與趙孝。以為皆能臨寇讓生。余謂平之失多於孝。是以論之於序。余豈導人以幸生哉。

姑之喪

姑之喪。適人者。服大功。其月九。其衰七升。其冠十升。其經纓。牡麻。其帶布。其屨。絕為彼有厚之者。故不服期。蓋視世叔父降也。若彼之無主也。則仍服期。是與世叔父均也。光緒五年七月甲申。相遺韓氏姑之喪。先三日。余將內妾。因喪而止。持服。或曰。外喪也。惡用是。譏僕者曰。是務為名者也。雖家之人亦惑焉。於序。先王之制。為喪服也。非以為苦人之具也。以為人之道。莫重於倫紀。而情莫哀於死亡。鳥獸之喪。其羣。其鳴也。猶不忘悲。而况號萬物之靈。稟五常之性者乎。是故飲食寢處之變。其常。斬衰。齋。衰。大小功。絕之差。其等。所以稱其哀之情也。末俗流漓。喪禮放壞。施及今日。期功之

服幾亡。即三年之喪亦且不勝其戾者。哀戚之地而涼德之多。竟端於人心。為患於風俗。非細故也。夫處此之時而冀復古道。難矣。然獨不有今之制乎。其恪而守之者。吾又未之見也。民視士。士視公卿大夫。其母乃作而倡之者。無其人邪。楨亦去其甚者而已。既三月姑葬。母命妾侍寢。蓋禮期大功三月不御於內。然則三月之後。可以從御矣。余推此義而勉為之者也。然且古人受服即葛之時。返諸吾心。而有未即安者。蓋哀之所不能忘也。彼譏余者。獨何心哉。

辨蘇氏論商鞅棄宏羊

蘇子瞻以司馬遷為史。論商鞅棄宏羊之功。為閭大道。指以為大罪。二是文致之獄也。昔楚和氏獻玉璞於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別和氏之足。夫和璞寶玉也。雖不辨無傷也。而荆王乃以罪和氏。甚矣。其過也。蘇氏之論。毋乃類是。自伯術興而先王之道日以壞廢。迄商鞅變法。而王道熄矣。然管子之制伯也。其治本周制而少變通之。其於先王之大經大法。未之有改也。彼惟欲及身。以程其效。勢不能不雜施以權略。故孔子嘉其功而小其器。遷之傳管仲。多論其執事。非獨其功之不勝書也。蓋不以其術咎仲也。惟獨商鞅之變秦法。趙武靈之為胡服。不惟詳著其事而已。又並其廷議而不遺焉。斯其意可見也。夫以鞅之才。挾強秦之資。蘇刑峻法以取一時之效。

宜遂得志。彼其令之既行。而功之審有比數也。連而及之。事義通備。不然。豈所謂實錄者乎。刻薄少恩。不貸其罪。斯亦革矣。若夫以不加賦而上用足之一言。以謂歸功宏羊。則尤非也。夫後世人主與民爭利者。實始漢武。方是時。告緡之令下。民尤苦之。至乃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其害劇矣。及宏羊領大農。灼見其害。乃令民入粟。買免告緡。民競趨之。一歲之中。大致多粟。所謂不益賦而用饒者。此耳。所以著宏羊之心計。而善規時變也。且遷之書平準。非獨以罪宏羊而已。其於漢武窮兵耗國之事。析利之謀。與其廷臣之巧為迎合者。無弗著也。而文景之富盛。不可復矣。非後世之鑒邪。卜式之非人情不軌也。則假公孫宏之言以斷之。宏羊之當烹也。又假卜式之言以斷之。遷之好惡可知也。而謂肯錄其功哉。然則若遷者。雖謂之知大道可也。余觀遷文。累次戰國秦漢以來。凡其一篇詳略。棄取類無苟焉。其論人也。顯若譽之。實詆訾之。明若責之。乃痛惜之。辭微於此。旨或在彼。或直據己意為予奪。或旁假人言為褒貶。非熟讀而深思。其為文之義法。用意之深曲。不可得而窺也。子瞻未可謂深知遷者矣。宋熙寧元豐間。王安石之新法。彌毒海內。又非但執宏羊比也。而安石方以富國足用為己功。神宗惑之。子瞻之言。蓋有激而發也。抑執宏羊者。天下萬世所憎嫉也。願以論其功罪。遷則過矣。余是以辨之。

駁楊彝珍補昏義說

名教之大開人心風俗與為薄厚君子於此必擇言焉將欲濟事業酌其通要必曲當平時義之所止通而不法為病滋甚夫江河之流或潰於蟻穴汲汲障禦猶懼不勝顧通導之橫決汎溢使淪胥以溺哉移芝翁之為補昏義說吾惑焉彼見夫一二女子于許嫁非偶其家以悔昏而訟以謂有司者不當泥成法且聽其悔而離之以為是曲成萬物之仁而能彌天地之憾惜哉其言之不審也易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者也記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既締昏矣父母命之媒妁成之則夫婦之名定而義安迷哉一旦悔而離離而他合是相與為不義而甚其女以不貞也不亦恥乎其為說曰門第懸耳憎婿貧耳夫境可圉邪一轉移之會而彼已殊觀者眾矣即使婿終已貧賤寧不當以義命自安至於憂懣以輕生嗚嗚以階竇其為不淑也甚矣以不淑之妾得所欲當何所不至而奈何成之成女婦之愚而喪丈夫之氣令其婿無以自處焉得仁若乃憎婿之不才而謂必流為姦盜以是據律而為悔者之辭則尤不可律文於男女未成昏犯姦盜聽其別嫁娶者亦為所犯之既著也逆億而贖之以為其悔之利是則訟者之心不可勝誅矣吏不之懲而反聽之可謂明乎且夫法非以厲民也海內生齒紛不可紀皆朝廷所愛育而欲其全安之也豈明見閨門之

弱媛弗得其所而不許以自脫哉。所以惡非義而防淫辟之漸也。是即先王制禮之意也。別夫愚頑無知。荒陬遐壤。習為桀黠。滅理犯禁。莫可喻止。是必法以禦之。而使怵然知戒。絕其反覆。以鑒來者。尤窮教之道也。如一聽其悔而成之。則人喜於無所畏忌。而釁日啟。禍將不可終窮。其貽患人心世道。豈小哉。或曰。彼取徵。曾子問之。文亦近似矣。子胡獨過焉。日記所云。肯免喪不取者。孝子之心。畏新除不忍取。必請自女氏而后嫁之。故曰禮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皆謹於禮者也。而可誣為悔乎。若夫別嫁別娶之訓。吾疑非聖人之旨也。即以為爾。而既葬致命。免喪再請。道交盡無歉。亦非悔之謂也。是故稽之於古。則不合。案之於律。則不許。苟以徇不義。不可謂知權。如其說是。決名教之防也。不可以弗辨。而世之議昏者。亦慎厥始哉。

讀平原君傳

余讀平原君傳。至其優笑姬以謝賢者。喟然歎曰。平原君信可謂能貴士者矣。顧乃失之毛遂。何也。老子之言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成德容貌若愚。毛遂一策士耳。毋亦所謂善藏者邪。非也。彼夫碌碌如十九人者。其平居度不過善事左右。以取稱誦。而俾其主君之有聞也。遂不屑焉爾矣。夫以平原君好士。一毛遂且失之門下。況本不求士者乎。夫毛遂不自贊。將終不獲一用。況士之抱道有守。不肯自媒如遂者乎。

於序。即安知彼碌碌者不且目笑之邪。

讀信陵君傳

季子曰。平原君所失士。非獨毛遂其人而已。其於毛公辭公。失又甚焉。吾觀二人說信陵君。歸救魏。獨引繩以大義。蓋非當時說士所有也。可不謂賢乎。夫賢者必不肯託豪貴。與食客門下為伍。而平原君顧以其博徒賣漿而賤之。甚矣其不能相士也。然古今若信陵者何人哉。余每讀信陵君傳。未嘗不三復流涕也。

讀田儉傳

太史公論蒯通。以謂亂齊。騎淮陰。其卒亡此兩人。以是甚通之謀。蓋史公痛田橫。淮陰之死。故云爾。余觀通說淮陰。侯擊齊。其繫劉項氏成敗興亡之局。非淺鮮也。方是時。楚數破漢。益強。相距滎陽。漢勢岌岌。獨利齊之。不是與耳。然齊自王田。滎并三齊之地。相橫。賢能得士。既復定齊。其勢足與楚漢鼎足天下。漢雖遣酈生往說下之。能必齊之終不倍漢。而即楚乎。魏豹來屬。歸乃復時。彭越亦居梁地中立。况田氏骨肉之不相恤。於漢何有。誠令一旦倍漢。即楚。漢事去矣。淮陰幸聽蒯通計。襲取之。收全齊之地。絕諸田之患。利盡東海。士卒益盛。雖微龍且。敗亡項王安得而無恐乎。然淮陰且以齊變詐反覆。請為假王以鎮之。其謀漢信得矣。惜其所以自為謀者未審耳。

夫通者權變士方為淮陰計時其心亦第忠淮陰耳然而劉項氏成敗興亡遂決於此明者可以悟用兵之機要焉非以善劑生云也

書楊王孫傳後

班史之傳楊王孫也焉取哉吾觀王孫報邾侯書論贏葬其旨多本黃老彼所學固然然迹其生時厚自奉養亡所不致此非能脩明黃老之術者而欲返真於歿後非人情也墨翟非厚葬從其薄孟子猶概屏為邪說以為充塞仁義至此諸率獸食人况如王孫者乎原王孫之心惟欲以矯世夫漢世逾禮厚葬誠不當相競效然矯之而去禮制踰遠又使其子忍於其親亡仁孝之道此豈可以諷當時垂後世邪邾侯書辭當禮意矣而惜乎其持之不終也他記有言其子掘土鑿石深七尺以下死上覆以石是欲儉反奢而卒廢遺令者也如王孫之失亦豈足深辨而班固獨取其志賢於秦始皇以入列傳何哉王孫名貴京兆人也字王孫或曰漢中成固人史軼其名與其籍焉

書韓文萃十墓誌銘後

退之特變例為此文凡十生平略不敘述而獨誌其死於方士之藥因縱論當時六七公以藥敗者以為世誡致唐憲宗晚年好仙佛寵方士柳泌餌其藥後不獲令然

穆宗立。踵履履轍。享國才四年。其遘疾也。亦以金丹。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當時二宗崇信方士。羣臣爭慕效之。斬不死。乃連得死。誠所謂惑矣。六七公者。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則其下無名位。不為世識者。可勝道邪。先是憲宗除泌台州刺史。臺諫爭論。奏不聽。而公亦以諫迎佛骨得罪於序。况昏庸如穆宗者乎。予之卒。以長慶三年。明年正月。穆宗崩。公於故舊朋友親戚。發憤太息。重哀其死。而君父之失義。無敢誦言者。讀斯誌者。可以喻其情也。予之行。蓋無足採者。故弗論著焉。

書攜著閨怨詩後

光緒五年十月望後四日。檢篋中廢紙得此詩。詩蓋作於同治庚午秋九月鄉試被放之日。其真而忘焉者數歲矣。是詩之作。所以媿吾文之不中於式也。溯自咸辛酉。暨庚午。凡十年。余凡四與於省闈試。三獲房薦。卒落不舉。後亦遂不復與試事。自昔詞人才士。遭時不偶。辭色佻儻。懷不能已。或往往託於男女怨思。而有作其辭。婉而約。其旨深以遠。殆有以合夫古詩人之情性。而為風之一體。以視夫溺意於得失。一不售而誹尤隨之者。固自有間。若余之詩。其辭雖不足以見道。然其化誹尤為媿厲。亦庶乎非溺意於得失者。蓋余之性然也。因以思夫朝廷設科目。登眾才。使天下學士咸得以文辭進。所以責望之恭。鉅且備矣。而士之起而應者。若惟是規聲調。探有

司好惡。習為浮靡無實之辭。以徵倖於一遇。豈朝廷所以求士意邪。然則卽有殊才碩彥。與乎其間。而或違整於聲與辭。以取憎於有司。而求以遂其獲。是猶道越而北。轍也。必無倖矣。雖然。吾以為遇不遇。一博其遇也。非直為己利也。將國與民之賴也。事任無鉅細。必能有所濟。而后可無負也。遇焉而多負。是滋辱耳矣。而况以為利乎。軌道以躬。無位而宗。鄉國之所儀式。風教之所繫賴。是亦理平之助也。雖不遇。美歎乎。古之知道者。隨所處。皆有以自盡也。其未遇也。苟無以自盡。極其所遇。而能為盡。臣為良吏者。果何人邪。余惟不能自盡之愧。而或者斷斷於得失。以疑余之甘自廢棄者。毋亦未遠斯義也與。如是詩。又烏足以云。

與楊子介書

今天下之失。莫甚於禮教之放壞。而喪禮則又甚焉。嘗慮然傷悼。思得當世賢者。相與為挽救。而願維朋好中。肯精研三禮者。獨吾子介爾。又竊窺平昔之所操履。一的以洛閩之學。然則若子介者。信其人也。頃者聞子介喪。失良匹。因以思治喪之禮。必子介當躬踐所習。而不徒苟且徇俗。以為安也。周之喪禮。繁於文。朱子嘗以為難用。故文公之喪。門弟子參酌以書儀。若朱子家禮。士知名尊之。而我朝會典通禮。又斟酌夫古禮家禮。列朝禮制。而審定之者也。子介將焉取焉。愚以為衰麻之臆。食飲

之節。寢處之宜。所得自盡者。惟此而已。此必不可苟也。若夫鼓吹以悅耳。盛筵以樂賓。苟有人心。亦復何忍。惟子介毅然勿用之。而無奪於流俗人之說。抑又思之。經父在為母齊衰期。傳云。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卒為母齊衰三年。尊得伸也。自唐制。父在升三年。明升斬衰。所以然者。以父母之恩等也。然而父為子綱之義。母亦少未決。歟。令固不容以服期矣。儻亦仍齊衰而可乎。於賢郎如何。夫禮者。人情之大順也。是故喪紀之制。為仁人孝子。或過其情也。而禮以節之。亦以不肖者之不及情也。而禮以導之。所為百世不可替也。士君子行事。固不可要名。而有時亦無庸避諛。昌黎有云。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今有能行喪禮者。眾必且迂而怪之矣。何也。蔽於耳目所習。而禮制之不講也。吾輩雖處賤。亦容有裨世教。蓋無其權而守其道。其始也。雖不免泉流之相迂。怪其久而覺。或且疑之。而且效之。此類俗轉移之漸。尤不當以自諉也。又况夫送終之大事。而發於人心之不能已者哉。今人遭父母喪。或謂昆弟殊志。沮不得如禮。若妻之喪。獨吾主也。子吾率也。尚何嫌何懼。而不如禮乎。禎不敢遽期於他人。而惟子介之望。其所信者素也。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子介之於禮。既習知之矣。亦惟勇以行之。而無苦其艱。幸甚。道里遠。不克躬弔。歸薄賻。表意。禎再拜。

與劉山人書

昨承道制府公雅意。欲以修譜事見召。懇辭不許。私惟愚意。或有未悉。敢復罄其情。慄。禎不幸幼孤。吾母氏躬艱瘁。鞠禎昆弟。俾有立。百憂之輜。而疾乘之。逮齒衰。乃不支矣。家故空也。吾母恆諱疾。拒醫者。而禎昆弟又常旅於外。獨往者。予季猶未出也。今兩弟皆遠客。而母疾加進。靡數日不作。作輒連旬日。然則禎其可復背母而有適哉。當疾甚時。日夕率先家人。扶掖問視。猶懼有忽。令禎出而一委諸家之人。不可也。若權食飲之宜。而揆方藥之所可進。尤非家之人所能任也。每中夜而覺。念吾母所苦。蠶不復成。麻亟起往問之。假而身不在側。更烏能一息而愁也。前年貴邑召修志。不赴。人或非之意。以吾為傲也。夫履賤貧而長傲德。豈禎之心哉。凡以為母故耳。且禎之心。人人之心也。而人不吾諒也。非惟不吾諒。又從而非之。禎滋懼矣。然惡知非我者之不卒有悟耶。伏維高明風鑒。迂拙以誠相與。度今日必能代白衷曲。制府仁惠推暨。必能不辱人人之志。儻肯從所請。以譜來屬。遲速惟命。禎再拜。

袁繼彰傳

袁繼彰。長沙人也。字綬珊。佐人賈布。而志在利濟。私自天必廣之。徧于布賈人。厥貨無應者。往復益勤。至取憎弗惜。眾不得已。輸與錢千。久之。輯百緡。其所佐主人。欲以

國朝文匯 卷十

七

丁集
國學扶輪社印

二百緡。於是始建為同仁小補堂。多所全郵。然不再養。負且千緡。宿貨大絀。私鬻產
及其亡妻。查飾以儻。既導輸於市。求助富貴人。貴稍饒。繼彰以初此堂心力。瘁劇未
幾病死。王子竹峯為余言如此。今天天之生人也。不能均豐約。至於顛連困苦。無術
自存活。豈果造物者意邪。朝廷恩德煦育於平日。非丁大矣。稷發怒。屢振撻。繭租
賦。其他科條雖備。而有司者或視為文具。則其惠固有所不能徧也。語曰。富者貧人
之母。謂其能有以贍之也。是故贏餘而斥之。眾力而舉之。以各為惠於一方。豈不足
以彌疇戴之憾。而濟政理之所窮哉。今之世有力者。固亦多為之。獨繼彰以賈市人
艱。幼孤特。奮於始而卒有成就。可謂能不負其志矣。繼彰已死。其一二同志相為構
楛。得不廢。近則主以薦紳巨室。資用饒施。亦博矣。於戲。此非繼彰之所願望而不及
見者乎。書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繼彰之委死。豈所謂命邪。感其事。為
書以傳之。繼彰一子。今十歲。實甚。育於其從弟某云。

書新寡乞婦

光緒三年。余館於新寡楊溪村江氏。一日有乞婦至。少艾也。從子三人皆幼。江氏問
之曰。吾寡也。夫備新喪。五服之屬。無可倚者。是以乞。頃之又曰。吾父母謀更嫁。吾
恥之。拒不復歸。因指其三子曰。是稍長。能食力自活。吾即死瞑目矣。於是江之妻

人聞之。昇之錢與米。而出衣衣之。反以語余。余驚歎其賢。叩其姓氏。不得。急追而與之錢。而婦已不知所如。徃有詰余者曰。乞婦之遇窮矣。雖改過。美不可者。曰。易恆之六五曰。恆其德貞。婦人吉。蓋從一而終者。婦人之義也。故記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乞婦特欲恆其德者與。曰。顧安知其不中渝邪。曰。彼而誠知節之不可。雖餓殍焉可也。吾烏乎必之。雖然。彼孤者三也。畢從之適可乎。若不可。是不有其孤也。不有其孤。死其夫矣。曰。子而不淑。則余何。曰。幸而淑。命也。否亦命也。改過庸足恃乎。玉其身而全其孤。以待其有立也。此乞婦之志也。所謂無成有終者與。曰。乞婦之行。誠道也。乞婦其亦與聞道邪。曰。行得其正之謂道。道者率性而已。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子夏氏於好賢盡倫之徒。未學而謂之學。亦此意也。國家旌典。褒揚節孝。女婦之觀感。無間於遐裔。雖中人以下。不盡出於此。而以余所聞見。貞苦節而不悔者。閭巷之中。徃徃而有。若乞婦者。其尤可閔歎者矣。於虜。世之悲困。既而羞貧賤。一臨富貴。與利害所在。澳忍屈抑。以喪其所守者。彼且儼然號為丈夫者邪。其母乃乞婦所不屑也邪。

郭意誠先生祠堂碑

湘陰郭意誠先生既歿之明年。安厝長沙大賢都榜植塘山。其嗣子慶藩。慶堂。即兆

所卜建祠堂以祀先生祠成升主致祭。族姻咸會。執事有恪。既事退休於庭廡。顧麗牲之碑。不當無文。慶藩以屬。楨楨惟自古勳伐炳史冊者。類皆都顯位。隆初用。然後能奮其才智。以樹鴻濟之業。幸而主臣一德。終始倚畀。則雖欲乞身以退。而勢不可得。山林隱逸。不樂仕進。節雖峻。無裨於世。若夫以薦紳之士。而預封圻。艱鉅之寄。運籌帷幄。借靖大難。海寓既謐。超然高蹈。以守其素。近古以來。蓋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負明幹有為之才。尤練達兵略。咸豐二年。粵寇圍長沙。銅山張公來撫湘。先後聘今相國左侯暨先生參軍事。先生力請捕瀏陽徵義堂匪民。以除肘腋之害。張公權督兩湖。復偕左公佐之。大燭竄賊於鷺。公領湖北。賴以安。張公移撫山東。與左公辭歸。巡撫駱文忠公復禮賓焉。左公出督師。先生留主幕府。繼連佐。歷城毛公陽湖。憚公當是時。曾文正公既倡義東討。湘人士競起治軍旅。招募餽餉。一仰資湖南。援師歲四出。土盜內訌。外寇環覲。而躡杆禦無虛日。財用大匱。先生一身綜畫其間。權商以助軍實。而市賈不擾。周悉地形。扼塞料敵。奇中。遴選將領。知人善任。所向有功。身不越鄉門。而東南半壁安危。日懸於心目。時其緩急。以相振濟。利書旁午。手批口答。咸協機宜。稽柱逾十年。卒夷大寇。後復佐景東劉公討平黔苗。世皆多諸將帥戡刈之功。而不知先生偉謀奇策。所運量者宏也。洪惟 聖清中興。先帝寵任文正諸

賢以總師蓋寇。相中大吏亦知虛已尊奉。先生泯其猜嫌而化其吟域。又簡邦之才。俊彙進效用。通上下之情。使弗聞一時燕為風會。故人爭思奮而事無不舉。以湖南一隅而繁靖區夏。雖曰天也。然亦豈非人哉。先生生平不志榮利。屢却疏薦。泮養粹和。與物無逆。寇既平。辭歸。徜徉山水間。嘯歌自得。考之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皆應祀典。先生去軍幕久。人事遷易。無能旌其功。一請於朝。而俎豆之墓所。登斯堂者。幸山川之無恙。追思劇亂所以平。應歎先生籌策之功。有必不可忘者。事變百出。待人以救。聞先生之風者。其亦有所興起也。夫。謹揭其大略。而系以詩。先生諱崑。素道光甲辰。恩科舉人。內閣中書。積功累四品京堂。三品頂戴。特旨賞戴花翎。誥授中議大夫。以子慶藩官。晉封榮祿大夫。其詞曰。粵盜披猖。踰嶺南。犯穴有江東。獸駭魚爛。天誅暫稽。橫流遐漫。湘鄉仗鉞。楚傑雲從。累力于原。嗜畫于邦。先生儼左。久竄臺府。瀏有奸頑。密請討捕。督戎鄂北。托殲寇逆。先生尸謀。二患以紓。匪謀獨臧。惟識則勝。繼返南轅。卒專戎政。內固封圉。外急同仇。大寮仰成。視公憤憂。密勿籌策。從容談笑。用兼五官。犀剖鏡照。初開箕箒。商旅大恐。不任吏胥。而以士董。舳艫千里。輸粟江淮。駿功者定。先生所階。功成讓爵。還卧廬里。去就豈輕。壹本道揆。六翮翠奮。淵潛自珍。冲夷淡定。大暮歸神。新祠兆東。既飭既恤。齊莊孝嗣。祇薦黍稷。

千秋景行。眠此礮初。

巡檢村張氏族譜序

施文銓

余性好覽人家牒。審求其先世德澤。與後世子孫興敗之由。往往見名門巨族。始亦多起於微。數傳而赫焉盛。又數傳而萃焉衰。衰或振復。未嘗不歎其先德之有厚薄。而亦視後嗣之繼之者何如也。邑南張氏。其初祖允恭君。於洪武間自大梁來。官安吉巡檢。勤事水死。妻帑貧不能歸。遂葬公於官所。而家焉。子孫繁衍。因成聚落。以官名村。迄今四百七十餘年。傳世十七。族眾見百五六十人。家世重學。讀書不務為舉子業。期識義理。雖服賈力農。亦循循矩矱中。自明以來。未有聞人。亦無敗類。庶矣哉。山陬方雅之族矣。譜始於萬曆間守仁君。繼屢纂修。未有刊本。至嘉慶癸酉。觀賢翁始克付梓。又歷三十餘年。翁子東橋文。以後來者之不可無書也。與族尊心記翁踵而葺之。既成而屬余序。余惟張氏於譜甚勤。善法質實無飾詞。則譜之善也。顧余尤喜其家訓十七條。語多真摯。中吾邑錮習。迺知家風蓋有自來。後之人其亦非惟口誦之。又躬允蹈之。以求無負先世之遺意。吾卜張氏之久而彌昌也。是役也。夏事者學憲。蘇賢佩賢杰。賢煥賢裕諸君。皆與有勞焉。例得備書。

書黃靜軒從軍日記後

靜軒黃子。挾飛箱之才。精潛虛之學。億能屢中。神測未來。顧其為人。專氣致柔。同塵

混俗意不苟合於世而人亦莫之知也。去歲偶假日者言動長自訥公。訥公督畿輔十餘年。會

今上御極。意頗不自得。以質黃子。黃子曰。無傷。且當副相。則竟副相。時台諫爭言事。牽連訥公。訥公益憂畏而無以自明。後質黃子。黃子曰。無害。且當大拜。則竟大拜。訥公以此神之。延入節署中。今年夏。中州告警。訥公奉命督師。黃子偕往。運籌帷幄。流寇渡河。圍懷慶。久而始解。復竄晉。以及畿甸。蹂躪至數十州縣。訥公竟膺嚴譴。褫職。遂問。或以此訾黃子。余亦疑焉。而黃子不自明。久之出示。是編。余讀之。見黃子所以為謀者。具在。燭照先機。事後皆不爽。為慨然歎息者。移時。曰。嗟乎。趙營平有言。兵難。庸度。百聞不如一見。黃子固親見之。賊未嘗不可圖。而謀之不用也。天也。顧竟以為天而不可也。古今來盛衰興廢之故。皆起於人。而天之所無可如何也。及亂之既成。則曰。是由於天。而人之所無可如何也。然則亂將何時而已。與。黃子苟明於天人之故。其必有以知之矣。若夫向所見神於訥公。及此記所偶及者。流俗小數。等於優笑而已。初未嘗有當於天人之際者也。雖然。黃子謀人軍旅。臨浴之役。臨難不求苟免。其為訥公身謀者。復有古說士之風。此皆卓然可傳。尚何流俗小數之有哉。黃子屬議數言。實當無事。授筆而書。此時歲也。三昇。公十年二月也。

張聖耀傳

天下之本在農。然農獨貧。且農亦有致富者。然吾邑農獨困甚。惰窳偷生。蓋臧鮮自給。其習俗然也。有張氏者。名聖耀。字煥文。年甫成童。而父歿。去為人牧牛。牛特茁壯。異於他童所牧。里之長者器之。假以田數畝。使之田。所入輒豐。遂蓄積自致。田數十畝。娶妻生子。居然完有矣。鄉故饒竹。蘇松杭嘉皆取給焉。翁又為竹主人。甚善規竹。每借客詣園。微眎之曰。此若干畝。為竹當若干束。值若干。客無異詞。既而其言終不爽。以故山水之客羣集其門。家遂充裕。至數千金矣。然終以農為本。翁嗜善。凡里之橋梁道路興修。無不出貲。其尤著者。邑南鄭境銅堤。當孝豐天目諸山之水。奔流衝激。潰決為患。邑人通力修築。翁司其事。費有不足。陰償至數百緡。人皆稱之。其遇事能施如此。余謂以農事起家者。其澤甚長。翁子若孫。其當勤服先疇。自力於善。無逸諺。且誕蹈周公之所戒。

答僕請文

李慈銘

先生客居。作文守歲。呼僕淪研。僕倚屏睡。先生叱之。僕起而許。官窮至此。官文是祟。誰使官勿識字。不忒。哦詩上口。聽經能背。誰使官長作文無害。鏤膺周泰。脈手漢魏。不今是逢。而古為媿。思踈若癡。意迷若醉。官今已拙。所得者累。官之西家。佻兮惠子。俱倒杖杖。乳臭青紫。官之東鄰。烏獸家兒。丹豉布糶。猗蕪埒。官有薄田。歲豐以募。三載不治。責稅荒草。官應詔科。字必俗。橋六上不收。三十髮皓。官既世賢。肯城即休。以專而登。以首而邱。云胡是歆。而任之求。云胡是銜。而都之游。鷹春則鳩。精淮而枳。謂官此來。當殊厥趾。距今匿景。畏晝於市。結舌四坐。移頤百氏。刺毛已擲。徑文絕軌。上車秘書。平頭綠鞵。而我於官。互更榻表。五陵騶卒。錦帳大馬。而我於官。薄策駘駕。官窮至此。官猶有家。樂和舊坊。面城背涯。堂度織具。門停釣車。養親課稻。娛賓治花。官今墨屨。進退何擇。局煉駘資。以至今夕。而猶文為文。將奚適。官固耐窮。我請自絕。先生聞言。蹶然而笑。謂僕且退。爾無我勸。我心太虛。白雲在天。爾斯速改。請以來年。因濡筆以為之文。曰。吾拙吾力。吾默吾識。吾飢吾寒。匪吾文是職。乃天之所以全吾。真而養吾逸。

越中三子傳

陳壽祺。本名源。字子穀。一字珊士。浙之山陰人。祖榆英。嘉慶庚午舉人。官秀水訓導。訓導生三子。曰錫。曰書烈。曰文杰。文杰早殤。錫娶婦黃。五月而殤。無子。書烈娶婦陶。生君。訓導命以後世父。而書烈早無子。故君兼後小宗。訓導故貧。君早登所生母育。於黃恭人。幼善病。黃恭人日夕紡績以營。約餌。願讀書。敏甚。訓導深恣之。携以之官。及訓導殤。君所生父以毀亡時。君年十四矣。隨黃恭人扶四器還山陰。無期功之親。無田無宅。賃大木橋旁陋巷三椽以居。黃恭人并日而食。為鉞甫。或數夕不寢。得錢以給君入塾。學為文。而君益銳進。更五年。補縣學生。又二年。舉于鄉。又七年。咸豐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又三年。擢館。改刑部主事。同治元年。粵賊據紹興。君請急浮海至滬。迎黃恭人及其婦入都。旋充提牢廳主事。兼辦秋審。補奉天司主事。擢員外郎。隨尚書綿森公赴湖北。勘獄。京察一等。未及引。見以丁卯夏四月。殤於京邸。年三十有九。初。訓導娶于李。李高叔祖孝廉府君之孫也。故予與君為中表兄弟。君之補諸生也。予祖父行皆喜曰。訓導有後矣。君天性伉爽。無城府。見人無親疏。皆率胸臆與語。人亦樂近之。事親孝。嘗自熟歸。黃恭人持稻糗及肉食之。君問曰。母食半。曰食矣。及夜。黃恭人詣厨下暗中食。君持火燭之。則冷菜羹羊甌。洵貧者所食也。君持甌泣。黃恭人亦泣。及歲甲子二月。黃恭人年七十。君稱觴于京師。予與平君步青識君。錢往祝。

夜同宿君家。君言之。淚猶泫泫下也。君文章警敏。不由師授。尤喜為詩詞。情藻豔發。既年少。入翰林。篇什流播。人爭傳誦。而竟不得留館職。既改官。勅習曹事。援律比例。鉤扶爬梳。日步行入署治獄。夜閱爰書。輒至漏盡。嘗召試軍機。章京劉高等。竟不用。既迎家至京。益困。甫衣垢面。跋涉況凜。而吏事益精。曹中疑獄。悉委之。又自授其三子經。以其暇事吟詠。治小學。故甫三十。髮盡白。竟以積瘁死。君娶于劉。生子三。長者娶婦有子矣。君既歿數年。而黃蒸人猶在堂。

王星誠。本名子邁。又名章。字平子。更字孟調。亦山陰人。父學厚。道光甲午舉人。慈湖書院山長。君幼穎異。目多白。眉有奇采。甫成童。為文即刻意自異。不蹈故常。為詩歌。鏤心鍊腎。見者歛手。山長故予族父青田先生高第弟子也。以文章名一時。少許可。顧奇恣。君嘗編摺其文。以夸於客。甫冠。受知于知府徐君榮。舉使吳公鍾駿。試皆第一。補縣學生。名大衆。君早失恃。比長而繼母又歿。山長恐君試失時。遂以君出。後其從祖父。君不敢違。及為弟子員。釋菜於郡時。宣宗廟已逾百日。守令諸官皆吉服。球事。君獨衣青衣。徐君以其為國師也。詰之。君不對。未幾而山長歿。家素貧。時山長三娶妻。甫數月。君姊妹未嫁者二人。一弟眇而甚弱。君已娶婦有子。饋鬻不能繼。於是始客游。初為餘姚令。未實。王掌書記者數年。繼客於蕭山。予自丁未冬與君角。

執於塾。務爭勝以能相高。而相得甚。君為希有鳥賦以贈。予賦大鵬行以答之。泉同補弟子員。益相親。聞日輒過從。以所業相質証。或上下議論窮極。幽眇盡晝夜不止。意氣凌厲。後視一世。以為兩人外無可與言者。或出詣人。必兩人俱抵掌高論。歌嘯互作。坐客輒縮胸避去。時御史宗先生稷長方里居。搆四賢講社。招致英俊。予與君皆著錄。一日予與宗先生論學不合。宗先生唾點予文。君聞之怒甚。以告予。予遂不復至宗先生門。君亦不往。宗先生屢好言相謝。兩人始復稱弟子。然終不以所作跡宗先生矣。君既客游。間數月必歸。歸則必過予信宿。或至十日始去。而郵筒詩文往來。曹江上者相望也。及丙辰春。君始遠遊。由京師至河南。依其叔父故副都御史履謙于河防。副都以憂歸。君遂歷客豫中諸牧令。嘗寓書予曰。自容大梁始知鄉里之多才。而貧賤之可樂。蓋數年中無旬日不夢至越縵堂也。越縵堂者。予讀書處也。已未夏。予入都。君亦來應京兆試。則已病脾泄。精神積實。予方被橫逆之禍。大因相見。唯侘傺抑鬱。無復向時意矣。未幾同人試。試畢。君寓邑暇。病益甚。榜發中副車。越日遂歿。年二十有七。時君戚誼數人發其墓。得金數錠。買棺以斂。今猶殯城南。擴誼園也。予方與同人謀之。將以明年歸。君娶於施。生二子一女。孫廷璋。後更名淳溥。同治元年復故名。字仲嘉。一字蓮士。會稽人。孫氏自明正德中。

江西巡撫忠烈公燧為名臣。其後益大。蘭闕為江以南冠。忠烈本籍餘姚。其孫吏部尚書清簡公鑑始居郡城。入國朝稍衰。君曾祖珏為縣諸生。祖晟益貧矣。父慶琛以善刑名章奏。客督撫者二十年。家始裕。君幼精悍。跡弛喜為刻瑣。藻繪之文。不治小節。好諧侮。人人多疾之。甫冠。應童子試。時學政吳公鍾駿。經學大師也。以維秦二字題試會稽。君獨本周禮。介雅。故訓為說。吳公大奇之。擢第一。補諸生。道光已酉。充拔貢生。旋舉於鄉。明年試國子監學正。學錄第一。授學錄。升助教。癸丑告歸。改教職。選遂安教諭。未上。丁父憂。泝丁母憂。入貲以知府候選。謁故督師勝保于皖。不得當歸。而浙江巡撫王壯愨有齡檄治文案。時軍事急。餉不繼。浙西嘉湖諸郡已盡陷。餉獨恃甯紹。壯愨先與將軍瑞昌公劾罷圍練大臣邵文靖燦。以王副都履謙柔慮易制。特薦之。佐圍練。專司越餉以濟軍。而越人已疲甚。副都不能為越紳之為副都效奔走者。類貧汙多飽私橐。壯愨遂檄餉不如額。遂積與副都鬩。副都劾壯愨侵官擅威。福君既為壯愨所委任。又與副都故交。銳意解紛。以為餉可籌而民不病。乃返越以巡撫檄行事。越諸紳大怒。激副都出。疏劾君及浙吏三人。以為巡撫爪牙。壯愨亦疏劾越紳四人為副都黨相持。朝廷下其事於學政張文貞公錫庚。而桐廬知縣倪某復訐君索賄冒功。事於副都。副都露移巡撫。壯愨遂并疏劾君。請褫職。按治。復

下其事於學政及將軍。謝未定。而紹興陷。杭州亦破。巡撫學政將軍皆死節。副都竟
逸去。論者謂浙事之壞。由紳撫之交誼餽事具樞紐也。而君之疏節。聞即授人抵巇。
志用不遂。卒至對簿。亦可悲矣。君自賊中間闕。至越。迎其幣。至甯波。至上海。遂入廣
東。客肇慶。知府龍川。知縣慕者各一年。所至鉅錫。乃挈家浮海歸。前事得白。復原官。
君遂入於潛。賃田數十頃。治佃於山中。而病作。歸。遂劇。以丙寅十月卒。年四十有
二。君素無鄉里名。見俗士輒蹙不言。或示君以所作。君笑而印視。屋故為謬語。以故
益無知君者。比入京師。名乃大起。歸而與予交。益治經史。務為本原之學。歲丙辰。子
館。君家傳節子以禮者。居亦相近。三人皆嗜書。日出閤市。以所得奇秘相角勝。或互
譽。或有所物。獲相告。則喜躍大叫。賓客僕隸見者。無不愕眙。以為狂。問與君為詩詞。
分題刻燭。君務鏡鍍。隱僻。幾至腐。親每一篇出。千銀百鍊。必於奇麗。蓋其天性也。君
素喜經疏小學。為楷書。精絕。而結體必依說文。娶于高。生子一。星華。子門下士也。未
冠。補諸生。好經學。詩文有父風。三子者。陳子最和厚。無忤于人。雖甚不肖者。未嘗有
惡言加之。孫子動與俗違。仇怨日積。王子稍溫默。而不可一世之概。則較孫子尤甚。
馬。孫子長子。四歲。子長。王子二歲。而與陳子同歲。生皆積瘁。早瘠。有憂生之嗟。每相
聚。宴語。日薄西崦。攬浮雲。數落葉。輒慨然念歲月之易盡。懼僭名之不立。王子之功。

於京師也。予與陳子同視飲。泣然流涕。以為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乙丑。予歸。至杭。孫子亦自粵還。須臾。語予曰。著書未成。而老已至。奈何。陳子抵予書曰。君歸。我留。南北兼異。欲如往時。宣武街中同居二年。歌哭相答。此生可再得乎。孰知歲未再。稊二子繼逝。今又四年矣。予以孤露羸病之身。塊然獨立。寄家遠役。浮湛冗員。且執筆以傳三子。而誤定其遺集。悲夫。陳子著有纂善堂詩集四卷。青樽閣詞二卷。越語古音證二卷。王子著有西鳥山居詩詞若干卷。孫子著有亢藝堂文集。勉意堂詩集。共若干卷。玉井詞一卷。王子詩大半。檄使孫子詩詞。經亂亦多燬。侍郎為陳子房考師。與孫子故交契。王子則知之於身後者。今次弟刊布其集。以傳於世。三子之不一。侍郎力也。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慈銘自同治壬申。與令國子祭酒王君先謙相識。甚疏也。甲戌會試。卷在祭酒房。力薦之。僥得而以文字違格。卒被擯。心感祭酒。然蹤迹益以遠。庚辰成進士。祭酒為鄰房同考官。揭榜時。見慈銘名。以其老也。感唏之甚。既慈銘呈牒翰林院乞守故宮。祭酒力阻。不能得。歎惜。案日。慈銘始。每感祭酒。交日密。於是始知祭酒之有賢母。而祭酒門祚之單。隻太夫人身世之劬勞。始一一聞之。祭酒事親孝。太夫人年高。多病。自昔

歲後疾妻作。祭酒朝夕左右若孺子。每為慈銘言之。慘感不自勝。慈銘亦心憂之。相見必亟問起居。今年三月七日。祭酒有事。東陵越日而太夫人病作。遂以不起。嗚呼。鮮民之痛。天下無慈銘之酷者。交游中有親在者。羨之極而感泣。惟恐其樂之不長。懼其老而憂其病。不啻其在身也。肅肅鵲羽哀鳴。相聞其相感之悲。有不能喻之它人者。既祭酒以所次太夫人年譜屬為志墓之文。其曷敢辭。按譜太夫人姓鮑氏。先由徽州遷湖南長沙府善化縣。父太學生諱敦富。母氏熊。幼失怙。終鮮兄弟。事父孝。年十九歸。贈通議大夫長沙王公。或之。遠事王舅姑及舅姑。皆得其歡心。贈公祖父皆諸生。家貧。世以教讀自給。太夫人仰事俯育。盡其力。養生送死。盡其誠。和娣姒。卹姻黨。嘗竟日一餐。而甘旨無缺。或飯時託故不食。履寒身著夏布中衣。而操作益勤。時堂上溫清而表締之。其兄公卒。迎長姒同居。病視之。惟謹。五年無倦色。門以內熙熙如也。生丈夫子四。皆躬自授書。長君次君各授室能文。次君以高材生。食餼而先後夭。俱無子。贈公以痛子亦卒。時祭酒已補諸生。其季尚幼。粵寇方熾。蹂躪編湖南北。祭酒從軍鄂皖之交。太夫人忍死以全厥家。其勞瘁而心傷。蓋有不忍言者。既祭酒連擢科第。入翰林。奉使雲南。假歸省視。季君亦以諸生得官。未及上。夫婦遠逝。亦無子。於是祭酒迎太夫人及孀婦寡媳。俱至京師。凡十年。色養甚備。而祭

酒連錫子女。先是贈公有兩兄皆無後。太夫人念家世之衰歿。子姓之不育。常戚戚不怡。欲求一且含飴弄孫。以慰暮年。而不可得。此祭酒述之輒號慟也。慈銘竊惟太夫人之所處。誠備生人之極艱。其所行雖亦閨門之庸德。然以富貴婦人處之。有不可以終日者。即其後親見克家。清華撫養。而錫折之慘。無歲無之。嘗讀昌黎苗夫人之志。所謂歲時孩嬰。號笑滿前者。幾以為奇福。不可倖致也。然以視不肖如慈銘者。母氏勞苦。而無一日之養。兄弟隕替。嗣育剝絕。而不得以區區之科名。逮親之存。則祭酒之所以事太夫人者。豈不猶在天衢哉。是亦可以無憾矣。太夫人生於嘉慶戊辰。長六月十九日。卒於光緒壬午三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距贈公之歿。二十有二年。子四。長先和。次先惠。廩膳生。三即祭酒。同治乙丑翰林。至今官。四先恭。縣學生。分首補用知府。女四。次適候選知縣善化龔運昉。其三皆殤。以祭酒貴。封由太安人晉宜人。恭人。至太夫人。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先儒戴山劉子有言。平生未嘗言及二親者。傷心之甚。不忍言也。母也。天只。孰酬恩也。維太夫人。生備百屯。而終享鼎首也。象賢育子。為名臣也。胡天靳之。未耆期而撫孫也。維艱維劬。以成厥家。終大其門也。高明令終。歸儻於原也。因祭酒之錫。藉以憫吾親。欲附皋魚之淚於瀧岡之阡也。

擬設編譯書院議 甲午冬

馬建忠

竊謂今日之中國。其見敗於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來。彼與我所立約款。稅則則以向欺東方諸國者。轉而欺我。於是其公使傲睨於京師。以陵我政府。其領事強梁於口岸。以抗我官長。其大小商賈盤踞於租界。以剝我工商。其諸色教士散布於腹地。以惑我子民。夫彼之所以悍然不顧。敢於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偽。不知其虛實也。然而其情偽虛實。非不予我以可知也。外洋各國。其政令之張弛。國勢之強弱。民情之順逆。與其上下一心相維相繫。有以成風俗而禦外侮者。率皆以本國語言文字。不憚繁瑣而筆之於書。彼國人人得而知之。並無一毫隱匿於其間。中國士大夫。其泥古守舊者。無論已。而一二在位有志之士。又苦於語言不達。文字不通。不能遍覽其書。遂不能遍知其風尚。故不受欺也。得乎。雖然。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則欲吾士大夫之在位者。盡知其情實。盡通其壅蔽。因而參觀互證。盡得其剛柔操縱之所以然。則譯書一事。非當今之急務與。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戰勝於疆場則然。戰勝於廟堂亦何獨不然。泰西各國。自有明通市以來。其教士已將中國之經傳。細鑿譯以辣丁法英文字。康熙間於巴黎斯設一漢文書館。近則各國都會。不惜重貲。皆設有漢文館。有能將漢文古今書籍。下至稗官小說。譯成其本國語言者。則厚廉

之。其使臣至中國。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漢文教習。學習漢文。不盡通其底蘊。不止各國之求漢文也。如此而於譯書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近今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與京師譯署。雖設有同文書館。羅致學生。以讀諸國語言文字。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專譯書。即有譯成數種。或僅為一事一藝之用。未有將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條貫。譯為成書。使人人得以觀其會通者。其律例公法之類。間有摘譯。或文辭艱澁。於原書之面目。盡失本來。或挂一漏萬。割裂複重。未足資為攷訂之助。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致。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柳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營反覆。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彷彿其語氣。然後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髮出入於其間。夫而後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今之譯者。大抵於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與夫各國之所謂古文詞者。率茫然而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字言語。而漢文則粗陋鄙俚。未窺門徑。使之從事譯書。閱者展卷未終。俗惡之氣。觸人欲嘔。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為之口

述而旁聽者乃為彷彿摹寫其詞中所及達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夫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所鄙夷而訕笑也。夫中國於應譯之書。既未全譯。所譯一二種。又皆駁雜迂訛。而欲求一精通洋語洋文。兼善華文。而造其堂奧。足當譯書之任者。橫覽中西。同心蓋寡。則譯書之不容少緩。而譯書之才之不得不及時造就也。不待言矣。余生也晚。外患方興。內訌洊至。東南淪陷。考試無由。於漢文之外。乃肆意於辣丁文字。上及希臘。並英法語言。蓋辣丁乃歐洲語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猶漢文之昧於小學。而字義未能盡通。故英法通儒。日課辣丁古文詞。轉譯為本國之文者。此也。少長。又復旁涉萬國史事。輿圖。政教。厯算。度數。與夫水光聲電。以及昆蟲草木。金石之學。如是者五六年。進讀彼所謂性理格致之書。又一二年。而後於彼國一切書籍。庶幾貫穿融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遂與漢文無異。前者郭侍郎出使。隨往英法。暇時因舉曩所習者。在法國考院。與考其文字格致兩科。而幸獲焉。又進與考律師之選。政治之選。出使之選。亦皆獲焉。曾擬將諸國政教之源流。律例之同異。以及教養之道。制用之經。古今沿革之凡。貨財斂散之故。譯為一書。而為事拘牽。志未得遂。近復為世話忌。擯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舊業。今也倭氛不靖。而外禦無策。

蓋無人不追悔於海禁初開之後。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實。而早為之變計者。當不至有今日也。余也。高目時弊。竊謂中國急宜創設繙譯書院。爰不惜筆墨。既繙陳譯書之難易得失於左。復將善院條目。與書院課程。臚陳於右。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見而心許。採擇而行之。則中國幸甚。

法國海軍職要叙

右論海軍詳矣。然不詳兵艦火器。與夫水寨陣法。及一切出奇制勝之具。何哉。蓋海軍之要在用人。力得人心。而戰備其末焉者也。戰備因時而變。而所以用人力得人心者。則有不變者在。試觀兵艦。由風帆變火輪。由明輪變勝輪。由是而變為鐵甲。為快船。為帶甲快船。其出沒轟擊者。又變而有蚊子窠。水雷諸名。其機器由冷度而熱度。而凝汽。行將舍汽而電馬。又由平置而豎置。而倒置。且單筒雙筒三四五筒。更屢變而加焉。其火器之變。則由前門燄而螺腔。而後門螺腔。而後門鋼鐵套配。而鋼絲纏束矣。其破質由鐵而銅。而五金分劑矣。又由乾鑄而鏈鍊。而挖腔。而卷筒矣。其破彈由圓彈。而開花。而橢圓。而尖圓錐。且自引火矣。且始而鉛者。而鐵而鋼矣。其為火藥。則由藥末。而包而圓餅。而核餅。而行且求其無烟無響矣。至如演敵射準之法。始用人力。繼用機輪。由是乎輪螺輪。汽輪。冷水壓力輪。更屢

變而愈靈捷。馬推之水寨陣法及一切出奇制勝之具。亦罔不因時而變也。由前觀之。其變若此。循是以往。當又有愈變愈奇者。使據今日之所變。以為得其要領。馬而詳言之。安知一轉瞬間。不已為陳迹乎。夫至變者物也。而所以神明乎其變者人也。故船械非不堅利也。澳嶼風濤非不駕輕而就熟也。然而不勝者。則人之力有不齊。人之心有不固也。嘗游歐洲。縱觀各國海軍。見其有一事則有一職。有一受職之人。則有一稱職之事。迹其因事授職。職有其名者。必使事有其實。凡所為由釋卒幼卒。而升至隊長藝長。由火輪夫而升至總司輪。由攷工生而升至攷工使。由少從而升至統帥總領。悉皆屢經攷驗。人無倖進。則人力齊也。又見其有優俸。有贈卹。有審院。有巡洋禮數。以之正其是非。生其羞惡。作其鼓舞。感其忠愛。則人心固也。因是而知海軍之要。恃乎人之明其職。與盡乎其職之分也。各國言海軍。亦至纖且悉矣。而原其精意所在。則大同。當時就法。夫而譯其要如此。名曰法國海軍職要。弄之行篋。已十有餘年。而由今觀之。則外洋各國之兵艦火器。與夫制勝之具。已屢變矣。而其用人力得人心之道。猶是也。中國之兵艦火器。亦屢增而屢變矣。而所以明其職。盡其分之要。其尚待講求。猶昔也。益於此而信海軍之要。雖百世而無所損益也。友人見之。或以為是編所叙海軍之官。亦猶周禮所言。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

輔耳。是編所叙海軍之職。亦猶周禮所言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耳。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然則是編也。其諸班固所稱。於野者乎。時在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 丁丑夏

四月以來。政治學院工課甚夥。考期伊迺。無暇將日記繕錄呈上。郭星使於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呈國書。札忠兼辦繙譯事務。並承多加薪水。長者之賜。忠何敢辭。且繙譯事。少不致荒功。無負來歐初意。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為萬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頁。歷來各國交涉與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為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錢幣。佃漁監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為各國商例。論商會。團票之所以持信。於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興。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鉅。要之以信。不患其眾。擊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款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為各國外史。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後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後可觀。縷而陳也。第五問。為英美法三國政府。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敵。

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為普比瑞奧四國政術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為局外之國。奧為新蹶之後。措置庶務。孰為得失。第七問為各國吏治異同。或為君主。或為民主。或為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惟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逞其欲。罪名定於鄉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為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十倍於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於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問之條目。蓋百許計。忠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獎。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鑽故紙者可比。此亦西人與我華人交涉日淺。往往存藐視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輒許為奇。則其奇之。正所以輕之也。忠惟有銳意考求。詎敢以一得自矜哉。忠自到巴黎後。多與當道相往還。而所取善者。則有彼之所謂翰林院數人。專講算化格致諸學。與夫各國政事興替之由。各國欽仰。尊如北斗。渠輩見忠考究西學。殷殷教誨。每勸忠考取彼國功名。忠對以遠來學習。祇求其實。不務其名。勸者云徒競其名而不務其實。吾西人亦患此弊。然名之不揚。則所學不勤。故華人與西人交涉。時時或被欺。矜非華人之智短才疏也。名不揚而學不勤。則不足以服之也。且辨交涉以文詞律。

例為主。講富強以算學格致為本。中國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將來採礦釀酒製機器創鐵路通電報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諸學。我國功名皆以此為宗。子欲務實意在斯乎。以子之所學精而求之。取功名如拾芥。何憚而不為耶。忠以此說商之二監督。允其赴試。既應政治試畢。然後應文詞科。六月底試第一場。期二日。第一日以臘丁文擬古羅馬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又以法文譯埃及希臘水戰臘丁歌章。次日考問輿圖及希臘臘丁與法國著名詩文。兼問各國史學。復得宗師優獎。謂願法人之與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時在堂聽者不下數百人。咸鼓掌稱善。而巴黎新聞紙傳揚殆遍。謂日本波斯土爾基人負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舉人。而東土之人。獨未有考取文詞秀才者。有之則自忠始也。忠念此須微名。而震驚若此。亦見西人好名之甚也。年終考文詞秀才。第二場兼考格致秀才。來年春夏之交。可考律例格致舉科。近日工課稍寬。開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之來巴黎者。數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所以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然而礮之有前膛後膛。孰優孰劣。彈之貯棉藥火藥。何利何弊。附船之鐵甲有橫直之分。燃海之電燈有動靜之別。而水雷則有拖帶激射浮沉之不一。礮壘則有連環犄角重單之不同。均無定論。是軍法之無新奇者也。

煤瘴之伏礦中。無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無善術可行。此礦務之猶有憾事也。機織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機壓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機紡之絀。價廉而無寶光。此紡織之猶待考求也。下至印書釀酒農具。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並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玩。獨闢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遊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會之本意哉。蓋法人之設此會。意不在炫奇而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強。特設此會。以誇富於外人。有論中國賽會之物。掛一漏萬。中華以綠茶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絀。未見鋪陳。各山所產之茶。未見羅列。至磁器之不及。顧繡之不精。無一可取。而農具人物。且類要貨。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其土人。而中華則委之西人之咎乎。以西人而陳中華土產。宜乎其見聞之淺也。有以質之忠者。忠惟云賽會。另有監會之人。余不敢越俎而謀。又何能詳言其故。此巴黎炫奇會之大略也。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設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設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

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信善則不如無善之論為不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托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則以議院為藉口。美之監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望其治得乎。法為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為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夏夏乎其難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忠自維於各國政事。雖未能窺其底蘊。而已得其梗概。思彙為一編。名曰聞政。取其不徒得之口誦。兼資耳聞。以為進益也。西人以利為先。首日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邦交焉。現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少無所學。涉獵不廣。每有辭不達意之苦。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栽培之意。下無忘西學根本之論。敢云立說也哉。

馬賽復友人書 戊寅冬

接奉來諭。囑就中國情形。擬成出使學堂章程。竊思遣使各國。歲費帑金數十萬。無

裨國是。是

朝廷必不得已之舉。不過多開一仕途。適以逞鑽求者之志而已。夫今天下之自詡稍通時務者。莫不曰治本在富強。採礦煉鐵。防口設險。則國庫殷實。而兵力日振。以臨歐洲。孰不震懾。若出使者。不過聘問。專對之才耳。烏足以言治本。然而為此言者。業已閱數十年矣。而鑛山無恙也。磁鐵宛在也。砲壘戰艦。或有之。而不通用也。或適用而未成軍也。至於出使。則輅車幾遍歐洲矣。是則所謂治本者。至今未能行。而所謂治末者。反為外人制而先行。則為令之計。亦姑即向所謂不必先行者。為之設。一可以先行之法。使人以制我者。而我反以之制人。庶幾補牢。顧犬之猶未遑。既也。其法維何。曰嚴選使才而已。嚴選使才維何。曰教導有方而已。且夫西人之欲我遣使於彼也。其意有二。一則中華使臣駐紮彼都。凡遇大禮。亦得隨他國使臣。按班申賀。以壯觀瞻。是則使臣不過為之備數而已。一則西人好誇耀。近百年來。政治革新。商賈通而生路日廣。議院創而民情可達。賦稅則實收實報。無侵吞之虞。獄訟則比事比情。無刑求之虐。其民安居樂業。各事其事。而不相侵擾。雖無熙皞之風。差勝離虐之象。至於街衢整潔。路途平坦。無擊柝之警。而有開門之治。此效也。而非本也。然西人每以此自矜。謂中國積四千年之教化。而未克臻此。而我百年來。破除習見。日新

日盛。遂至於斯。則欲中華士大夫之深究其理。而幡然改圖。固莫若令我使臣。駐紮其間。朝夕觀摩。以為他日返國之師資。而不失鄰善之望也。是則各國之強我使使者。雖屬鋪張之意。尚有樂與之心。假如使臣當秉節伊始。一遞國書。一獻頌詞。兢兢業業。惟無隕越。是幸。不聞其他。或有彼都人士筵會。衣冠一往即退。閉門不出。不交一人。即間有酬酢往還。又皆彼國所謂黃緣之輩。致使門庭多俗客。見聞悉庸流。則徒為西人竊笑。以為東方之人。不可與語。若曰。土爾基與波斯等國。知識未開。其不知邦交無怪也。日本性類沐猴。不辨賢愚。不知本末。其習於我也新。亦宜其不深相知也。中國則我素所仰望為四千年文物之邦矣。今使臣之初至也。亦有參贊隨員之名目。亦有國書頌詞之呈遞。彬彬乎有禮哉。而於我國之政教財用法律兵實諸大端。則亦未見其一過問也。豈其知之而不屑問歟。將不知而矯以為知歟。抑輕我而所使來交際乎我者。亦猶土爾基波斯日本之流歟。是其故見自封。雖出使猶在中國也。由是以觀。則是使臣不足取重。而反以取輕。不亦重可惜哉。然而此非遣使之失策。而不可行。亦由出使之未得其人。養之未盡其道耳。參贊隨員等名目。不過為調劑私交之具。而非為襄理公事之材。其得之者。亦自知僥倖而來。不過計數年積居薪水之資。為異日俯仰饕餮之計。如必考求實學。則當讀其方言。舌音初調。而

瓜期已屆。倥偬返旆。依然吳下阿蒙。問所謂洋務者。不過記一中西之水程。與夫婦
女之袒臂露胸。種種不雅觀之事。即稍知大體者。亦不過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
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雜瑣事。以為証。而於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
聞也。嗚呼。是豈朝廷所以高官厚祿。特開此一途之初心也哉。非其初心。而事勢
乃必至於此。則其間得失之故。可深長思矣。夫出使絕域。周秦前未有聞也。蓋防於
漢武之詔。宜其將相相提並論。其矜重何如哉。必其識量胆略。裕於平素。溫文博物。
足以肆應。沈靜寬裕。足以有容。而又達人情。通事變。批卻導窳。從容游刃。而志泯異
同。於始萌燭利害於機先。然後勝任而愉快。董生有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
玉而求文采也。夫以西國之素重使才。而屢指近百年來。自壁斯瑪大意。即如且高
弗巴末斯東等。寥寥數人外。猶難其選。矧吾華人。從古不與外人相聞問。未讀其史。
未習其語。一旦遠涉數萬里。而謂於其政教風俗之本末。可以習知。譬猶使學語乳
孩。啞啞而中樂節。未贖赤子。扶服而姻禮容。雖有秦檜之誘。夏楚之威。終兩窮而無
所施矣。是豈其心之不盡哉。不量材而強為用。不課功而遠責之效也。然則如之何
而可。曰人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凡吾所謂量材課功者。初非務為驚世駭俗。非常
之舉。高遠而難行也。亦第就今日同文學堂等。已收之效。為中材所易知。易能者。而

變通損益。教導有方而已。擬於上海設一學院。收錄身家清白。聰俊子弟。凡五經四子書全畢。文理粗通者。以十五歲以上至二十一二歲為限。收錄之日。試以策論。或與之名臣奏議一段。使演繹其旨。或從而駁辨之。以詞意清順。氣機暢達為主。每歲錄取十名。以三年為限。第一年課以法國辣丁語言。第二年課以文義。第三年課以詞章。各有呈限。正課之外。仍兼華文史鑑。不得偏廢。大時為講解外史。以及度數之學。格致之功。皆當領略一二。以為異日酬應之資。每年有考。考者卓出。優者方准進讀。三年後總考。選錄者咨送總署。或內留當差。或外放隨員。如是者試用一年。此一年中。每人仍自讀英文。並法國律例摘要。以備後二年課讀之功。一年期滿。由所隨使臣出考語。送至巴黎。使署學館內。俟英人在京都設立領事。編譯學館之意。英館東脩。每年至六千三百二十三磅者。巴黎學館。有英館之有漢文。正使使者然。學習二年。入館之初。先將每生試用一年中所課。略為考問。以覘其荒熟。荒則責令重學。熟則進以二年正課。此二年中所講者。公法律例。條約。理財賦稅。以及各國交涉。來往公牘。所課者。法文與華文。公牘。英普二國語言。二年期滿。乃彙考。咨送總署。或內留為司官。或外遣為三等參贊。如是。首尾六年。所謂教導有方也。雖於西學至粗至淺。而始基立矣。且其前之升用者。試以言。而後之升為二等頭等參贊。以及公使之類。則試以事。夫自為學生。

以至為參贊。歷六年之久。其人之才品亦既昭著。而三年文字約以學規。以開其心志。一年試用。寬其約束。以觀其自守。且三年文字之後。復令開養一年。使凡年少氣盛。狂傲不羈之習。藉使館之差委。以銷磨變化之。而後二年之功。專習西學。寬立期限。嚴督課程。得以虛心下氣。成就可造之品。而免濫用之弊。夫歲選十人。以讀文字。更閱六年。而方能造就。不過什之三而已。然而不出十年。風氣開而士習變。不但使署無才難之歎。且先以正業羣經加之。時習孔教根本。體立用行。日後或可內調以贊國政。未必不出乎此。此即所謂姑即其不必先行者。而設一可以先行之法。計似無便於此也。至兩處學館費用。不妨由各使館嚴剔倖用之人之薪俸以濟之。是則國家無費財而有實用。樹人之功。即在十年以後。亦何憚而不為哉。

元詩選癸集序

閔萃祥

元詩選癸集者。席郝哉先生竟佚君顧氏未竟之緒。而重為纂輯者也。顧氏所編自甲至壬。皆取諸有專集者。而以其無專集者。編為癸集。書未竟而卒。先生訪求殘賸。更十年之久。乃獲成書。其用力亦勤矣。蓋前九集既取專集。決擇排比。以較癸集。瑣屑營萃。其難易固不同。顧氏之不及成書。先生之歷年續綴。其職是故。與席氏世好讀書。多有述作。而校刊書尤富。庚申寇擾。率皆被燬。先生曾孫孟則明經。盡然傷之。頻年收拾遺殘。補苴完整。亦數十種矣。是書原版。其出於煨燼者。十僅六七。乃訪之收藏家。得初印本。覆較而補鈐之。遂復舊觀。烏乎。前人著述。必賴後人以為之傳。而為之傳者。蒐羅散佚。若恐前人之一字一言。有勿顯於世。其居心何等忠厚。顧為之子孫。於先人手澤所留遺。而可不致其孝敬之心。以繼述為急乎。孟則之修殘補闕。其有以也。工既歲。屬萃祥序其原委。自惟謏陋。何敢序先生書。然深有感於孟則之所為。有足以諷世。爰識之如此。

南浦草堂詩序

少時讀王右丞輞川集。杜工部何將軍山林諸作。輒冥想其境。神往於其間。而山川風月花木禽魚之趣。縈繞心目。留戀而不能去。蓋忘乎其為因詩而造境也。既乃悟

古人抒寫景物必有其高曠之懷而後佐之以山川之勝故其出之也有情情生文
文生境雖千百世下能令讀之者髣髴其人其境於方寸之中是知文之能以移人
要必得乎情之真也故無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一朝有一朝之景象焉一時有一
時之景象焉我朝詩教之盛至乾嘉而最鉅公名宿咸尚聲韻以歌詠昇平況今
讀其詩想見其人於熙熙之天而夏乎不可追也奉賢葉君讀六為乾嘉間詩人愚
峯先生之孫承其先緒所好惟詩課蒙自給不問人世閒事遠居閔行瀕黃歇之浦
時或行吟其畔春疇繡綠秋畦布黃夕以朝潮煙波萬狀四時之風景無盡而君之
吟興遂與之無窮非所謂得乎情之真者邪同門李君梯雲與君同里里之人以君
年逾七秩謀刊君詩以為壽介李君屬余序其端因得讀君詩而慨乎世風遞變詩
教之衰幾如廣陵一曲而君猶能上溯淵源以行乾嘉諸老之風則有令人情移於
不及覺一若於葭蒼露白中間君之吟嘯聲也是其詩之可傳也奚疑質之李君以
為何如

吉仙女史詩序

詩三百篇以關雎萬章卷耳為之冠皆婦人女子之辭而邶鄘衛所錄若莊姜若衛
女若共姜許穆夫人之作亦竝采無遺是知古時婦人女子大抵明於詩教者多也

顧自閨睢而下。和愉之音漸以寡。幽鬱之音寔以繁。下逮漢晉唐宋。以迄於婦人女子之詩。出之於幽鬱者。十常八九。豈不以和愉之境難於造。幽鬱之思易於感與。夫人情不能有舒而無慘。即詩旨不能有正而無變。雖各視其所處為轉移。然未有不衷諸禮而有當於人心者。善乎歐陽子之序女郎謝希孟詩曰。其言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淑女幽閒之風。循此指也。微論為和愉為幽鬱。庶三百篇之遺意存焉。南匯姚吉仙夫人。吾師嘯山先生之女弟子也。姊妹五人。皆以詩名。夫人次居三。名最高。其母周太君擇婿前。年三十三。始歸同邑詩人丁君時水。琴瑟靜好。逾五年而寡。二十三年而卒。嘗自編其詩曰。吟紅館稿。曰雙聲閣稿。曰古井居稿。蓋自在閨至於于歸。至於落居。釐而次之也。上海李君梯雲之配憶仙夫人。為夫人之妹。謀刊其稿。李君攜以見。既曰。稿鉅資紕。請擇其尤以壽世。并謂與有同門之雅。宜為序。余昔侍師案。嘗誦夫人詩。以為能守禮而善言情。非雕鏤風月。組織鹽絮而已也。師亦許為知言。今乃得讀全稿。有時而和愉。有時而幽鬱。境遇有殊。故舒慘異致。然而和愉之意有盡。幽鬱之情無窮。乃歎自古詩人每多發憤之作。正不特婦人女子為然。而婦人女子之於情。其沈摯肥切。更有倍蓰於男子者。範之以禮而尺寸不踰。斯發之於詩。而正變合度。歐陽子謂謝女有古淑女風。吾於夫人之詩亦云。

觀車利尼馬戲記

意大利。即漢書大秦國。在西洋立國為最早。其通於中國亦視今通商各國為最先。顧法夷已久。在昔為歐羅巴大一統之國。今則等諸自槽以下。故雖與於通商各國之列。而商務特徵。惟其國優人車利尼所演馬戲。頗著聞於外。嘗兩至上海。觀者豔稱焉。丙午夏四月。余偶客於滬。適馬戲至。遂往觀之。戲所在虹口。結竹為屋。市券入見鐵檻車二。畜獅虎各三頭。虎猶可見之物。獅則不恒見。其首類犬。色黃微黑。毛蒙茸覆面。項以下參參披拂。後半全類牛。惟尾端稍大。蓋與圖畫相傳五色爛斑者殊不類。而趨捷神駿之狀。足與虎埒。索張浦山圖畫精意識云。明商喜新關全類黃犬。戲用寫其真也。非類世俗所畫者。此與余所見頗合。又王芭孫牌版廣例云。余嘗東歸。景陵其石師子寫仿康熙中外圖。首師作之短。脰小。經高。或果下馬。意狀不甚狂。與世俗所繪凡具右立大象二。不加維繫。以鼻取稻草。卷而上。舒而下。意若以為玩然。象旁卧一牛。色黑白相間。背肉墳起。若負贅瘤。或曰產印度。彼方之人所奉以為神者也。稍進有大木。匝網以鐵絲。秦大蛇三。圍皆尺許。盤互交結於其中。余畏暈掩鼻而過。忽鳴聲嚶然。則數猿抱持戲於柙。柙旁有鳥二。長頸聳尾。兩其足而不翼。蓋蛇鳥也。索唐書高宗永徽中吐火羅獻鳥如駝鼓。相日行三百里。又郭義恭廣志。安息國有大雁。身駝。蹄蒼色。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名曰駝鳥。又對那西域記。雷浪有大鳥。駝馬則或大或小。種類不一。循覽甫周。聞鐘聲自內

出。客皆進。進為大圍。廬高約六丈。徑可十丈餘。中為圓。徑四五丈。以木為闕。開其後。為人馬出入。闕之外。設椅為客坐。分二等。闕之以布。又外累板。螺旋而上。這乎廬之四周。客坐之下者也。坐定。樂作。八騎竝出。男女各四人。循圓馳。復一女馳而出。眾馬皆視其馬首之東而東。西而西。或左旋。或右旋。忽而分。忽而合。磬控縱送。盤折疾徐。莫不與樂聲相應。和樂止。復作。一少女立高驄。疾馳。距躍曲踊。作種種舞。時而若輕燕之兩翅掠。時而若商羊之一足跳。時而若麗娟之隨風舉。時而若綠珠之從高墜。飄乎若飛仙。矯乎若游龍。迷離恍惚。渺乎其不可狀。則有曳廣帛。當馳道。馬出於帛之下。女騰於帛之上。輒為誦工部穿花蛺蝶點水蜻蜓之句。猶未足喻其靈妙也。則又有持竹圍闕其前。馬馳自若也。女騰圍而過。立馬背。馳自若也。嘻。神技矣哉。車利尾者。自牽兩馬。小而駿。持長鞭。左右揮。使之作人立。使之作狙伏。使之相對。馳相背。馳一前一卻。馳參互交錯。無不中節。演良久。乃驅象出。先昇大木桶。覆置於圍之中。曳象登其上。以鞭指揮。則昂其鼻。舉左右前後足。舒而向上。復以鸞鈴繫兩足。樂作。則左右騰踏。琅琅聲。隨樂聲。為抑揚頓挫。曳而下。一象前行。一象聳身伏其背。蹒跚而入。象故龐然大。而態若釋。殊可愛玩。最後開其前闕。數十人挽檻車進。則獅也。一人開檻之門。入而撫獅。獅張其口。其人以首探獅。腦獅呼呼作聲。撫弄已。取板作鴻。

得廁梯航之列。以沾我撫綏之德。則其所獻馴習諸獸之技。即謂之獻。我以教擾諸夷之法。斯亦可也。而余更有感於先王之設官分職。固未嘗以服不之細。而忽乎懷方之大也。

馮烈婦傳

馮烈婦者。故友陶君潤舍之女也。潤舍籍江甯。以質遷家松江。潤舍沒。烈婦尚幼。撫於其兄子舍。長歸。慈谿馮鴻年。鴻年亦賣松江。既婚。仍與子舍同居。意甚得也。閱數年。鴻年以折閱憂思致疾。烈婦勤女紅。供養殮。罄奩蓋。資醫藥。如是三年。而夫病日殆。臨絕。謂烈婦曰。我死無子。我負若矣。烈婦掩泣曰。君第自寬。苟不諱。亦將從君。夫卒。屏當棺殮。哀感路人。潛為區處其餘。越四十九日。仰藥以殉。嗚乎。女子三從。謂父夫子也。而烈婦無一得焉。若迫之於不得。不殉。雖然。使烈婦而不殉。即其志操。瞭然。人亦孰敢不敬。况乎素得於其族。若兄。不憂於無所依恃。何必於殉。而必殉者。則其心已許其夫也。抑聞烈婦之事夫也。雖憂患交逼於中。未嘗稍形於色。柔聲下氣。日思所以寬慰其心。以起其疾。無幾。微不至。蓋烈婦之心。固已與其夫死生共之。又不待一言之許已。嗟乎。士大夫讀書談道。競尚節義。逮事際憂危。喪其素守。古今來何比比也。若烈婦者。未嘗知書。而能持定力如此。此歐陽公所以於五代史。特書王徽

國朝文匯

卷十

二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妻李氏之烈。以風當世之士大夫。其寄慨為至深也。故余於烈婦。亦亟為之傳。

州判銜候選訓導張先生行狀

先生姓張氏。諱文虎。字孟彪。又字嘯山。南匯之周浦人。幼穎異。出就外傳。誦讀倍常。兒見插架書。輒自翻閱。信筆評其是非。師禁止之。而心重焉。因以語先生父紹庭公。公家故貧。從先生所好。遂勉令讀書。道光癸未年十六。丁祖母暨紹庭公憂。力營喪葬。皆如禮。然困甚。慮無以奉母。明年為里中王氏童子師。稍獲脩脯。以供甘旨。先生雅不喜帖括。頗肆力於詩古文辭。又以家業維艱。不欲應童子試。業師惶齎姚先生焯。力持之。丙戌補邑諸生。丁亥。丁母憂。力益窘。客授南唐張氏。既而讀元和惠氏欽江氏海陽戴氏嘉定錢氏諸家書。慨然歎為學自有原本。馳騫枝葉無益也。則取九經漢唐宋人注疏。若說經諸書。由形聲以通其字。由訓詁以會其義。由度數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語事蹟以窺古聖賢精義所存。旁及諸子史。是非得失。源流異同。以參古今風會之變。益無志於科舉。壬辰大比。戚友強之行。試卷墨汙。題詩號舍。而出。自是不復應試。金山錢雪枝通守。熙祚輯守山閣叢書。以屬顧尚之先生。先生顧先生治醫術。不能專力。舉先生自代。先後館錢氏三十年。所校書。若守山閣叢書。指海珠叢別錄。及鼎卿學博。熙祚續輯藝海珠塵。壬癸集。夢華少尹。培名輯小萬卷樓。

叢書無慮數百種。一時考據家稱為善本。嘗三詣杭州。文瀾閣縱觀。四庫書手自校錄。續溪胡竹邨培。元培和陳碩甫渠兩先生亦以窺中祕書。同寓西湖。胡先生方為儀禮正義。陳先生纂詩毛傳疏。過從商榷甚歡。中間西游天目。南登會稽。尤愛天目之勝。因自號曰天目山樵。先生客於外。有二弟。又皆就賈。才如也。乙未年二十八。始就婚於金山姚氏。越四年舉一子。曰錫。自姚孺人有賢能稱。以是無內顧憂。癸卯偕錢通守游京師。通守卒於邸。先生為經紀其喪。載其柩南還。道過維揚。以通守所輯書。質證於阮文達公。公由是深契。書函往復無間。時通守輯指海未竟。其嗣偉甫培杰子馨培蔭兩司馬。請先生畢其業。先生力任不辭。海陵李壬叔先生善蘭與先生談。莫契合。咸豐初。李先生從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偉烈亞力。新譯重學。及幾何原本後九卷。屢韓綠卿中書應。任刊幾何。鼎卿學博刊重學。皆先生為之參訂。而艾約瑟輩。竝深明算理格致之學者。聞先生名。數數造訪。質疑問難。咸大折服。歎為彼國專家。勿能及。丙辰移家張涇堰。蓋贅於姚二十有二年。至是始有家也。粵匪之亂。避難回里。又轉徙於奉賢上海間。同治癸亥。錫自病歿。抑鬱不自。脚乃就曾文正公聘。初郡守湘潭袁公芳瑛。淹雅好古。折節交先生。屢欲延致之。而先生以錢氏叢書之役。不能應。後袁公數稱先生於曾文正公。文正公心儀之。安慶克復。長江輪

舶通行。遂具書介李士叔先生來招。屬以內軍械所事。而今制軍威毅伯曾公方刊其鄉先輩王船山先生書。庀局皖垣。即延先生及儀徵劉伯山先生。分任校讐。甲子。大軍克江甯。文正公移節之任。先生與偕。以書局自隨。乙丑。船山遺書刊竣。仍留幕府。喟然歎。曩所校錢氏諸書。俱燬於寇。而幾何重學二書。尤切於當世之用。請於文正公重鑿以行。是年秋。令傅相肅毅伯李公繼督兩江。議開書局。刻經史各書。烏程周綬雲侍御學渚總其事。仍延先生校理。因商定條例。以呈李公。公亟稱善。所刻如四書十一經。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文選王氏讀書錄志漁洋山人古詩選。皆先生手校。而於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書。考索尤深。己巳。晉撫開縣李公宗義以書招先生。書達制軍馬端敏公。公欲留先生書局。徑為書謝之。而後以告。庚午。文正公再回任。逾年公薨。先生感知已。凋謝。自顧衰老。屢辭書局。而慰任制軍若香山何公。環合肥張公。樹屏及開縣李公。皆慰留甚堅。令傅相李公總督直隸。聞先生欲辭。席特寄言留行。而制軍李公詒書言。已學問固遠不及曾李。而欽佩之心。未敢稍異。如不以為不可共事。務請勉留。癸酉冬。先生歸志益切。以老固請。始得旋里。而川督盱眙吳公棠新建尊經書院。及設書局於成都。以學使令粵督南皮張公之洞言。介制軍李公來勝。先生為書懇辭。方將謝絕。一切頭養精神。又值蘇撫固始吳公元炳

檄下各縣修輯志乘。邑令秀水金公福曾造門敦請。迫於桑梓之誼。勉應之。光緒初。

奉賢令蕭山韓公佩全華亭令襄陽楊公開第亦相繼以志事來聘。及門錢子馨司

馬議輯先世書目。留先生於郡城復園。丙子秋。子馨歿。遺孤尚幼。為處分其喪事。而

適聞姚孺人之訃。悲傷不能已。自是神氣稍衰矣。丁丑子馨家屬還回金山。以復園

邀先生居。遂遷家焉。癸未令學使少司馬瑞安黃公體芳創建南菁書院於江陰。夏

四月。按臨松江。躬延先生主講席。時先生足痠。艱於行。再三辭不獲。秋七月。赴江陰。

冬十一月。旋里。足疾加甚。乃具書請退。不復出。甲申長至。痰火驟作。類中風。醫治少

瘳。乙酉正月。復作。卒於復園。先生於書無所不覽。過目輒記。尤長於比勘。遇疑義必

反覆窮究。廣証旁引。以匯於通。往往發前人所未發。都確不可易。其詳所著各書。今

其已刊者。曰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禮記五卷。舒藝室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

三卷。襟著甲編二卷。乙編二卷。勝景一卷。詩存七卷。索笑詞二卷。其未刊而藏稿於

家者。曰鼠壤餘蔬一卷。詩續存一卷。尺牘偶存一卷。湖樓校書記。襟記。續記。蓮龕尋

夢記。夢因錄各一卷。其曰懷舊襟錄者。具稿而未經編定者也。又嘗以漢魏以來古

樂失傳。而古書之存於今者。祇滋後人聚訟。近世若王氏坦。凌氏廷堪。戴氏熙多所

發明。然猶不能有所牽合。乃因端以考其器數。審其聲氣。以究古今之變異。作古今

樂律攷一書。顧尚之先生作殷林攷。所以申鄭氏一家之言。先生證之經傳。謂鄭氏誤執緯書及大傳之文。致召誥註破經從林。而劉歆又損夏益周。移前五十七。集以求密合經文。為作周初歲朔攷。以疏通之。二書經寇亂散佚。未及整比。復以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既殊。門戶各別。豈可概論。乃選錄元道州以下十八家之文。為唐十八家錄若干卷。以破唐宋八家之說之固陋。蓋先生之學博。大宏遠。既以經學小學林。算樂律立其本。泛濫以及其他。莫不洞悉源流。燭見幽隱。實事求是。由博以返約。勿宜苟於著述。亦勿固於門戶。湖自惠江。戴錢諸家。而後可謂集大成也已。然先生止於學。而耑於境。少時登遭大故。家屢空。殆人所難堪。自是客游日多。垂白歸來。又恒抱伯道之戚。而先生不以是廢學。盤根錯節。厲志愈專。手一卷外。無他嗜好。老而彌篤。此雖先生天性好學。而百折不回。亦由養之者深也。先生體貌重厚。性端嚴。沈默寡言語。然接之極謙和。曾文正公謂為有儒者氣象。嘗詒以楹帖。有多間寡欲之語。實錄也。江甯歸後。痛季弟文龍先卒。乃招其仲弟同居。白頭兄弟。一室怡然。於朋友傾誠相款。有困乏者。倒囊周助。勿吝。苟有過。直言無隱。或疑其甚。則曰。此吾所以酬知己也。後進以文字質者。必指其涂徑。期之甚厚。其敦篤類如此。尤喜闡揚潛隱。見有纂述可傳。無論識與不識。必竭蹶以謀之。婦翁姚堅

香先生。前幾與其兄古然先生。前杜以詩詞名。而江陰繆少微先生。徵甲者。詩友也。沒後。後人無乃傳其藁。先生竝為刊之。顧尚之先生。為先生石交。著作等身。莫能任。刑剴。先生為謀於上海令獨山莫公。祥芝。俾為刊布。顧先生真學。獨絕今古。而名未及遠。及書出。而顧先生之學。遂大顯於天下。墨朱虞卿先生。大詔。遂於經術。亦有遺書。藏於家。會瀏陽李勉林觀察。與銳。屬先生刊有用書。先生選錄其經義若干篇。校付梓人。於是承學之士。乃知吾郡經師有朱先生。今學使黃公。且以二先生書上之史館。將列傳儒林。亦藉先生表彰之力也。又顧先生嘗為錢氏校刊。素問。靈樞。復為作校勘記二卷。板亦遭燬。是書自道藏本及明以來所刊。率皆亂莫可究詰。顧先生卓精研思。續正其舛謬者數百條。先生歎為精善。歸自江陰。取顧先生校本。覆按之。又補正百餘條。思為刊傳。而卷帙繁重。未能舉。當病作時。猶手是書不置。此則先生未竟之志也。曩從文正公軍營。於江甯克復。得保舉。以訓導選用。光緒初。援例加州判銜。生於嘉慶戊辰五月二十九日。卒於光緒乙酉正月二十日。年七十有八。自妣孺人歿。納妾倪。無出。二弟皆不娶。錫自遺腹。有一女。贅同邑附貢生王保如。生外曾孫孝曾。歸為先生後。孝曾前錫。於是保如承先生意。復以慰曾來歸。二月二十七日。先生弟文豹。扶先生柩歸葬於南匯長人鄉十七保二區十圍天字塚。甲山庚向。先

生自營之生。曠保如謂先生一生的學。宜有碑表誄傳。垂信於後。以萃祥習知先生行迹。屬為狀。將以求作者。萃祥自甲戌春拜見於復園客次。先生不以為不可。教時誘掖之。迨遷居復園。朝夕走謁。奉教尤數。或旬日未至。輒手東來呼。故於述為最親。烏乎。先生已矣。萃祥質性篤下。於先生學行。曾不能仰窺萬一。烏足以發先生之蘊。僅就平日所熟聞於先生者。竭其蕪淺。粗記梗概。冀備大人先生采擇。為門人閔萃祥謹狀。

候選直隸州州同沈君墓表

君諱采。字元烈。號韻樓。先世居浙江烏程縣竹墩。曾祖諱萬鎰。候選縣丞。自竹墩遷青浦。遂占青浦籍。祖諱蕪。邑庠生。考諱蕃。國學生。自君高祖太醫院院使諱明志者。以醫顯。子孫承其業。代有纂述。至君而名益著。君守高曾成法。以仲景為宗。更參以元明諸家之說。推極其致。每疏一方。必竟委窮源。斷得當而後已。遐邇求診。踵趾相接。有延之者。雖昏夜遠道。必徒步往。風雨寒暑。勿憚也。遇貧病不受酬。且贈藥焉。嘗語其子曰。余之所以盡力於醫。藉行方便。體先人意也。蓋君之先樂於善。而君之性尤篤於親戚。咸豐初。國學君憲澤下。君侍湯藥。晝夜靡間。病且殆。計無復之。遂刲股以進。妻張宦族也。歸未市月。見君之誠。亦刲股進。願勢不可為。卒不起。母方太孺人。如

痛不飲食。則銜哀長跽以請。太孺人為進餐。為太孺人苦肝病。月必一二作。君恒徹夜扶持。百方調治。病甚。嘗以刲股獲瘳。鼻寇之亂。君奉板輿。轉徙無定所。太孺人以驚憂故。疾又大作。舟次無從得藥。則又刲其股。和粥以進。病良已。同治初。寇退。故居被燬。則就舊址構室。編籬疏沼。種竹蒔梅。其間以奉太孺人。太孺人性畏雷。君必左右侍。雖他出。必馳歸。君課子嚴。或盛怒。惟太孺人至。即怡然以解。及太孺人病。亟知不可治。復思刲股為家人所覺而止。既卒。君哀痛絕。而蘇者再。先是君以憂太孺人病。得咯血症。至是遂加劇。兼患瘧。比瘧已而羸且困矣。越二年卒。猶留時。猶呼阿母云。嗚乎。君之篤於親者。有如此。孺慕之誠。至沒身不已。其平日之視無形。聽無聲。親之有疾。若已有之。所以體親之意者。無纖微不至。可知本此意。以推諸醫。宜其克光前業也乎。避寇時。有水師駐泖口。繕戰艦。檄鄉民助工。不應。且背以法。民大譁。君為言於主兵者。得免。崇博周綱之孫。與其母避難。飄泊。君留之。家事平。資之。同籍兵燹後。死亡者多。率藁葬。君為創平材局。以贍貧無殮者。蓋君既以篤親者立之本。故推其意於鄉里。而急難以解。推其意於交游。而孤寡得所。推其意於死葬。而暴露以免。其他戚族之貧者。則為飲助其婚葬。佃農遇歉。歲而通租者。則弛其租。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爭訟者排解之。無非推先人之意。以為意。正不特於醫為然。由此推之。雖以

息天下之囂可也。而君顧以少失怙。又君之大夫以好施落其家。及父之卒。道負業。業既繁。產以償。遂棄帖括。藉世業以養親。平居未嘗謁官長。雖用例注籍。直隸州州同。亦未嘗赴選。人澹泊自安。獨行其志。豈非古所謂樂道之君子者乎。君生於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光緒十一年七月初五日。春秋五十七。著有述祖醫案四卷。臨証醫案若干卷。經驗良方喉科確論辨証列說各一卷。藏於家。配張宜人。湖南長沙知府春源之女。嘗割臂肉愈母病。既歸於君。事翁姑先意承志。曲盡孝敬。生於道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光緒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鄉之士大夫先後舉君與宜人孝行。上於有司。以達於禮官。竝邀 旌表。子聯第。庠生。女一幼孀。孫三。某某幼殤。某某幼。孫女一未字。以某年月日。奉君暨張宜人匯合葬於邑之四十七保二區六圍汪家港祖塋。其葬也未刻銘於幽宅。又明年聯第具狀。請為文以彰君行。辭不獲命。遂不揣固陋。謹為之表。俾竭君墓道。以式鄉邦而示來世。